

毛詩註疏

十七下十八

館書圖京東			
九	八	二	引
冊	號	架	函
		類	漢書門

漢書門			
	五	八	九
一	一	五	九
九	〇	〇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五		
兩	八		
一	九		
五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891
冊數	9 (8)
函號	273 19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假樂嘉成王也

假音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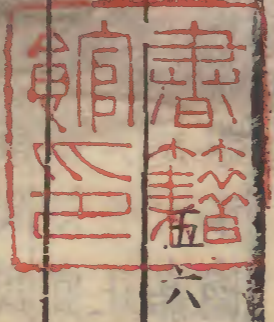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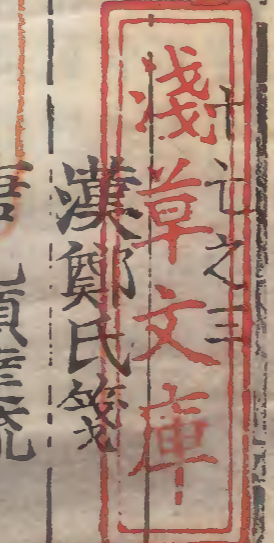
假樂四章章六句。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

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為經之正。因訓假為嘉。故轉經以見義。且承上篇為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傳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

箋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傳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官人也

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

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注右音又助也疏假樂至申

曰言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

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

以此能受其福祿於天是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

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

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王乃後命

用之既用之為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勅之此其所以

官人得其宜也傳假嘉至官人別臯陶謨云能安民能

宜人是宜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

之故顯光釋話文下言受祿于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

安民官人即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民立君

以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

福祿於天傳申重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傳成王

至之屬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傳成王

人故云成王之官人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

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

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

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汝往

伯汝作秩宗既命羣官其下禮僉曰伯夷帝曰俞汝

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勅伯禹伯夷之事也僉

曰是保佑也俞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勅

之也其事與此相類故云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

彼所命者猶有垂益夔龍之等引之不盡故言之屬

之包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傳宜

君王天下也箋云干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

六百四十五卷

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

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

勤必道並作宜君宜王一本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

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連。愆起疏。正義曰言成王

能行光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以此求天之祿則得

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之祿則得千億言

其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

皇然宜為諸侯之君宜為天子之王言其相勉以德

上天福之常作人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家

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光善德勤行之所以

誤不遺忘志惟循用舊典之文章言能遵用周公禮

法故得福流子孫傳。宜君王天下。正義曰君王

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摠而釋之言宜

君者宜君天下宜王天下宜民為君則諸侯也亦以

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為君則諸侯也亦以

釋言文十萬曰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

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

王行顯顯令德求祿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眾多上言

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

王文承千億之衆多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為諸

侯或為天子明得為天子諸侯即是十億之祿也又

解得祿之由言皆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也

愆過至禮法。正義曰愆過釋言文率循釋文。令

詩疏

以正月之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
三年左傳曰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
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謂周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公之制六典之法為舊章也
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傳云
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
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
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朝惡鳥路反又如字注同
作致行受福無疆四方之綱疆居良反綱威儀至之
下孟反綱為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
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為天下愛樂無有
怨惡之者無有憎惡之者又能循用羣臣之匹耦已
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已為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

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境常為天下四方
之綱言常為君王統領天下鄭以為王立朝之威
儀抑抑然密緻為天下樂仰其餘同傳抑抑至有常
無所壅滯故為天下樂仰其餘同傳抑抑至有常
正義曰抑傳以抑為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為美也
釋詁云秩常也故以秩為有常傳抑抑至之心
之德下云四方之綱秩秩是為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
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
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
皆樂仰之其行能匹耦已志合也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
者謂舉事允當與已志合也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
朋友羣臣也傳云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
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樂
音疏朋友羣臣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
洛疏子燕及故知朋友是羣臣尚書武王曰我友邦

家君亦是稱臣為朋友也。○成王至而已。正義曰：網紀者以結網喻為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為常。臣則有功。乃燕是燕。臣為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是燕族人之恩。及之故云。燕欲常契群臣。非徒族人而已。**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傳暨息也。○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群臣。群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辟音璧。注同。媚眉備反。注疏暨息。○詰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暨。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為咽。則暨與咽。古今字也。○暨郭璞曰。今東齊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則。百辟非四方。故為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

之為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言以下。明古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

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

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

王始幼少。周王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

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

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

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

類力洎反夏戶雅反下夏

人同少時照反相息亮反

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王武王既崩成王幼

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

以治民之公以王尚幼恐其不能厚於民欲王亦如

公劉而獻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洞酌卷阿

俱是召公所作而為此次者厚民之事人君之卷阿

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洞

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欲王之脩德行道也君

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

案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

摠結之辭則三篇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者

如其意而次之叙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者

言成王將蒞政而獻者卑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

言以貽王者周公自達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已

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其於民者六

皆是也言成王將蒞政而戒以民事序其於民者六

於經無所當○**箋**公劉至戒之○正義曰周本紀

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鞠之陶正公劉是后稷

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非有所迫不以夏之衰

始兇迫逐而遷於郃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去

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衰謂太康時也去

中國而適我其朝之是為天子所助下箋以爲夏

詩

詩

三

王公

遷幽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密以太康之時失稷
官至公劉而竄幽其遷幽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
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
文王為十五世許虞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
在位皆八十五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
一也而使八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
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
言必非虛誕則不密之與公劉彌是共世太康
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未立之幾將百年蓋太
康始衰之時不密失官少康未立之幾將百年蓋太
遂也而有居氏之道經之所陳皆是也成王始幼
少周公攝政者鄭以金滕之注差約之以為武
王之崩成王年十五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
政元年成王年十五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
將涖政其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
右謂作上公為二伯分陝而治周公古書序云周
公為師召公為保召公不悅作君奭與此同時也
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

墓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若裕百世召公大賢出
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
乎其意以為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
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
而盡書其字以之為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為名
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
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裕祭之及羣君未能重
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
然也王肅以公為號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
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公特以公號豈餘
君不為公也若為名單而以公配
則古公祖紉者復二名而知公矣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稷餼糧于橐

于橐思輯用光傳篤厚也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人亂

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

邑於豳焉迺場迺疆言脩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
 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
 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云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
 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邠國乃有疆場也乃有
 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
 之故不忍闢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
 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場
 音亦
 裹音果餽音侯食也字或作糗糧本亦作糧音良糗
 也橐他洛反囊乃郎反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
 輯音集又七立反難乃且反積子智
 反委於偽反為夏丁偽反又如字
 弓矢斯張干戈

戚揚爰方啓行○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

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卜有八
 國焉○云干盾也戈句予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邠

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
 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戚七歷反

用反又如字盾字又作楯順允反又音允句音鉤卒
 尊忽反下餘卒士卒皆同為于偽反下非為為公劉

皆為○疏篤公劉至啓行。毛以為厚於民事乎此公
 同厥已之安居唯以利民為意又言其不顧安居之
 事公劉之在邠國乃有畛場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
 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困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疇
 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闢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

曾曰不富

倉是也。正言郤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他國，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故引以為說。又申說遷散之意，公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聞其民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裹糧食，故知其棄其餘而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已陳之，父祖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為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傳：成斧至八國焉。正義曰：廣雅云：成斧也。則成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成為斧，以揚為鉞，大於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而斧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言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干戈成揚為人秉之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圍遶為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為夏人政亂為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為

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為疑辭，不知出何文也。爰曰：至全民。正義曰：爰曰釋詁文，言波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此，使民知。篤公劉，平脊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求嘆。傳：胥相宣徧也。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云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歎，他安反。音：遍，相，息，亮，反。下相此皆同。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傳：嶽，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

李順

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
武事也[○]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
而升嶽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
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嶽本又作齶魚輦反
音彦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復降音服又
扶又反復本亦同瑤音遙鞞必頂反瑤必孔反別彼
列反反復本亦同[○]至幽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之
作覆同方福反[○]為君也於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既眾矣既
順其事矣又乃使之徧而時耕其田於是民皆樂業
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歎思其舊時者也是民皆樂業
原察其事公劉升則在嶽山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
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公劉帶之維

有美王及瑤并有鞞琫容飾之
居民相土其情若此故能保全
得不念之而留意治民乎[○]
曰胥相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乃
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
并毛意未必然也無悔言文之
故云猶文王不與鄭同[○]于
以於傳知彼不與鄭同[○]于
于於釋詁文廣平曰原釋地文
寬傳而平生也衆多一也[○]寧
順為生之亦禁室之類皆是也
乃畝同故亦以爲時耕也[○]傳
曰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
如累兩甌甌也山狀似之上下
賦曰陵重甌也與皇矣小山大
之傍別有山也言何舟小山大
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
矣惟言玉瑤容刀者子所以傳
劉有美德也瑤是王之別名舉
王也鞞者刀鞘之名瑤者鞞之

詩流上之三

上

李頌

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各故云上曰鞞桓
二年左傳曰衮冕黻珽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鞞
琫璆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此
鞞琫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
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
以割斷故云言有武事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

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
傳溇大觀見也
箋云逝往瞻

視溇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為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
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
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

處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于時語

語
傳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

難曰語
箋云于於時是也京地乃眾民所宜居之野

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

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

廬力居反論難

魯困反下乃旦反

館客一本

疏篤公劉至語語正義曰上既相地居

作館舍

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

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

其可居而為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眾

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為館舍

溥為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絕高
為之京擇立文彼下即云非人為之立京與立相對
且言為之立則是人為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
作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宮王肅言可以禦亂則京
是大立非人為矣李巡曰丘之高者曰京是京有
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為京觀者則入為之此言京者
則是立之高大非人為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間
者上已升獻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
下而望高且慮下濕故往之泉處前既升獻今復陟
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知京是可營立都
邑之處傳是京至曰語正義曰春秋言京師此
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為京師此文
連上乃觀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眾也故云
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以新必大故言大衆非是
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寄舍云十
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
云廬寄也衛戴公廬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直言曰
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

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註皆云論難曰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

筵俾几云踰踰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

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

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為公劉設几筵使

之升坐踰七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

用匏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群也執豕于牢

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云公劉既登

堂負宸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為飲酒

之殺酌酒以匏為爵言忠敬也依毛如字鄭於豈

反箋云或宸字造七

報反匏步交反殺所戒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傳爲之

君爲之大宗也發云宗尊也公劉雖去卻國來遷羣

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卻也疏以爲上既言處止於

京此又言宮室既就饗燕羣臣焉厚乎公劉之爲君

也既爲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成則

饗燕羣臣其威儀踴踴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就燕

所公劉則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來就燕

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

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殺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以

酌之言其新爲邦國儉而禮合也又說公劉其於羣

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已身與之爲君與之爲

太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效之

○鄭上二句與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

以落之其爲如此踳踳濟濟之威儀者謂公劉之朝

士大夫者則相使爲公劉設筵相使爲公劉設几飲

使公劉升袞而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袞而立其

羣臣乃造其群牧執豕於牢以爲飲酒之殺得殺乃

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

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之從而尊

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故下不

失敬欲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敬○踳踳至升坐○

正義曰曲禮下云凡行容大齊濟士踳踳是踳踳

濟濟大夫士之威儀也俾使釋誌文上京師之野于

時處處謂衆民處處此言于京斯依則足公家之事

故云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

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為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
為賓對主以行禮摠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
即上蹠蹠濟濟之人宜為摠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
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言摠言於臣之禮不辦饗
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
行需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群臣之
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
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為羣也饗禮當烹太
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
殺禮公劉新至函地殺禮也鮑是自然之物故云儉
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羨定乃納賓此賓升
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殺酒
冬自相近故也○公劉至忠敬○正義曰釋宮云
牖戶之間謂之寗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饗而立
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辰
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
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辰則戶牖之間
地耳郭璞云袞摠一東戶西也禮有斧辰形如屏風畫

為斧文置於辰地因名為斧辰是也言天子負斧辰
則諸侯之辰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辰而
謂在朝之時其飲則非負辰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羣
設几筵疑飲時非負辰於席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羣
處也晉語曰大任溲於豕牢即豕是養豕之處故云
搏豕於牢中言忠敬者摠解執豕用鮑之事備其殺
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為之君
傳云王為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為一國之所
尊故云為之天下之大宗也○然則此以諸侯為一國之所
險易之情人之恒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遠夷
於此之時臣多解軀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
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
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之有禮無饗燕尊卑之事
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已之義又
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
宗乎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
說為長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

流泉傳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云原乎公

劉之居幽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

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

浸潤所及皆為利民富國相息亮反注同煖况袁反又乃管反浸子鳩反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傳三單相襲也徹治

也箋云卽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

為羨今公劉遷於幽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

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

知之何其徹也單音冊度待落反注反下同羨音賤又音衍下同度其夕陽

幽居允荒傳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陽

者幽之所處也度其廣輪幽之所處信寬大也古曠

反既至公劉至允荒毛以為厚乎公劉之為君初

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

陰陽寒煖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

未得安地之利是以生其物乃居處其民焉又其從

而單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隙原之地治其幽

國之田以爲久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得

所關境廣大欲王法效之也鄭唯下五句為異言

公劉初至於幽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

詩卷之三

地記

爲國之糧慶其齒之所處夕陽之地觀其黃輪則此
之所居信寬大矣。傳既景至高岡。正義曰以此
句同事別故特解之。考其日影即上既溥既長以
影考之也。稱及也。定本影皆爲是字。是登岡視之先
影。後岡故稱。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
國。正義曰。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
公。劉自郤往遷。幽之特尺土皆非。已物故美。公劉能
廣。長之也。夏殺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
也。曰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
方。而故以日影定之。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
有。寒有暖。寒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
既。灌故知觀。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浸潤。欲民擇所
宜。而種之。遂浸潤而耕。及相寒暖。視浸潤。欲民擇所
殷。勤審之也。傳三單相襲。徹治。利民富國。故公劉
之。襲三單相襲。徹治。利民富國。故公劉
重。發。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高及此。傳

云徹治則訓徹爲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爲糧
謂既至。則地以爲久住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
郤之日。尚委棄積倉。不假言治田爲道路之糧矣。王
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
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居其民衆於襲與原。治其田
疇。以爲糧是也。○郤后至其徹。正義曰。知后稷
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三
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郤。明爲大國。公劉
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
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
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幽
民始從之。其衆未多。丁夫適蒲。三單之數。無復羨卒
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
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蒲三軍
也。言度其隱原是。徹取此隱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
田。爲糧。明是徹取此隱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
也。且徹與孟子。子百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使出稅以
爲國用。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

詩卷之三

三

三

稅謂之徹引論語曰明徹是稅法其證為什一也如
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遂以周法
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論公劉遂以周法
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夫國三軍
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
事多相因其誓云大戰于井乃召六鄉王曰嗟六事
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方命鄉其法與周同也
於時大國亦立三鄉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
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
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
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為軍
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為軍數故此言丁
夫適蒲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六國百里為方
一里者萬為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
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為
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為二軍也次國七
十里為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為田四萬四千一百夫
半之得二萬二千五百家二軍當用一萬五千

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為羨卒克之舉大數亦得為二軍
也以小國五十里為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為田二萬
二千五百人為軍少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
千五百人為軍少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
數亦得為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為
三軍矣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郤二
章以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
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且上
言棄其積倉裹糧而行至豳無糧必項稅斂徹是稅
名糧從田出徹田為糧稅事明矣故知三軍是三軍
之無副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傳山
西至荒大○正義曰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孫炎曰夕
乃見日然則陽即日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
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為
大也皇矣傳以度為居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為居王
肅云居其夕陽之地豳國之居信廣大也○豳夕陽
至寬大○正義曰夕陽者總言豳人一國之所處也
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豳在岐山之北

書傳說太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註云輪從也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所處信寬大矣豳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篤

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傳館舍也正絕

流曰亂鍛石也傳云鍛石所以為鍛質也厚乎公劉

於豳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為舟絕流而南取

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厲

本又作礪鍛本又作礪丁亂反說文云礪厲石字林大喚反材木一本作林木止基迺理爰

眾爰有夾其皇澗溯其過澗傳皇澗名也溯鄉也過

澗名也傳云爰曰也止基作宮室之功也而後疆理

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

居澗水之旁○夾古洽反又古協反澗古晏反溯音素過古禾反注同鄉本又作嚮許亮反

文與卷阿篇注同校音教止旅乃密芮鞫之傳密安也芮水厓

也鞫究也傳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

鞫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

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芮本又作洵如銳反鞫居六反又於報反

字或作輿疏篤公劉至之即正義曰上言量

之為君也於此豳地令民作此館舍將作之時先使人涉渡於渭乘舟絕中為亂而過取其礪石取其鍛

具所以鍛礪斧斤利其器用伐取材木乃為宮室言其勸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宮室既備民得居處公劉

止此宮室之基乃疆里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
理民田又較數夫家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
曰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又徧觀民宅見其有夾
其皇澗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見有遡其過澗而處
者謂開門嚮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旁各服田畝又
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蒞鞫
之就也蒞水內也鞫水外也謂止其在宮之役使就
水營田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
○館舍至鍛石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
室之名爲館所以止舍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曰亂
釋水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爲順橫度則
絕其流故爲亂俱是渡謂取礪礪既石則知鍛亦
石也○鍛石至衆事正義曰鍛者治鐵之名非
石也傳言鍛石爇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
鍛質者質樁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樁質故取之
也礪者磨刀劍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
爲礪之石耳公劉之君民幽地作宮室謂作民宮室
非公宮也公宮則上云于京斯依者是也鍛礪所用

施於斧斤故知取鍛礪斧斤之石所以利器用也材
木由器而取築作用所故云取材木給築事也○○
皇澗至澗名○正義曰以皇過澗共文故知皆澗
名也夾者在其兩旁故知遡者嚮也謂開門嚮之大
率民以南門爲正此蓋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過澗
橫故在北而嚮之王肅云或夾或嚮所以利民也○
疆理爰曰至之旁○正義曰爰曰者公劉之言也公劉
疆理田疇巡行廬井見民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曰
也作公室之功止謂民之宮也上云既順乃宣謂初
至先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宮室也上既言耕則民已
得地於此復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羨部分且有
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止宮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
疆理其田自然須校人數周禮稱夫家者謂男女也
校比其國內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嘆其衆故曰
益多矣有之爲言與多不類上言礪鍛是民之器物
故知有者器用有足矣經陳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
之旁○○密安至鞫究正義曰釋詁云密康靜也
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爲安蒞是水厓之內故云

水至也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為窮故轉鞫為究此鞫是水至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芮之至田事○正義曰芮鞫皆是水至之名鞫是其外則芮是其內故云芮之言內謂厩內之名鞫是外則芮是其內故云芮之言內謂厩內為奧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云奧隈也厩內曰奧隈外為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奧隈水之外曰鞫也經言芮不言奧則經為互也內則芮以明鞫為外外有鞫名則內亦有內名以此見其芮為奧也公劉初至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衛今言止旅則是宮室已安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鞫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上言夾澗鞫此芮鞫為水之內外故知就澗水之內外在居民居主於治田故云脩田事也此以水內為芮則是居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內注云洎在豳地詩大雅公劉什芮鞫之即以此芮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音過洞酌三章章五句至有道。正義曰尊者莫過上。天猶以道德降靈親饗是王不可以無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稱名之重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為德。施行為道。故中候云皇道帝德為內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愛其人饗其祭祀亦為相接成也。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三句言與民為父母是有道德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饎傳 洞遠也行潦流潦

也饒饎也饒酒食也 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

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

食之饒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春

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繫物色。澆音老挹音揖又音

書云一蒸米也籩尺志反宇林充之反籩力又反又

音留爾雅籩籩也籩也。籩音炎云蒸之曰籩均之曰籩郭

云籩熟為籩齊則皆反本又作齊繫於弓反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樂以

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音。樂

易羊豉反說音悅反 取彼道至父母。正義曰言使人遠往酌

待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

灌沃米餼以爲饔之酒食以此祭祀則天饗之此薄

陋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此設祭者是樂易之君

子能有道德為民之父母上天愛其誠信故歆響之

然則戒為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故言

此以戒王。○釋言云 澆者雨水也。孫炎曰蒸之曰澆

行者道也。澆者雨水也。孫炎曰蒸之曰澆。澆者雨水也。

也。釋言云澆者雨水也。孫炎曰蒸之曰澆。澆者雨水也。

也。釋言云澆者雨水也。孫炎曰蒸之曰澆。澆者雨水也。

也。釋言云澆者雨水也。孫炎曰蒸之曰澆。澆者雨水也。

也。釋言云澆者雨水也。孫炎曰蒸之曰澆。澆者雨水也。

也。釋言云澆者雨水也。孫炎曰蒸之曰澆。澆者雨水也。

也。釋言云澆者雨水也。孫炎曰蒸之曰澆。澆者雨水也。

也。釋言云澆者雨水也。孫炎曰蒸之曰澆。澆者雨水也。

也。釋言云澆者雨水也。孫炎曰蒸之曰澆。澆者雨水也。

也。釋言云澆者雨水也。孫炎曰蒸之曰澆。澆者雨水也。

詩疏十七之三

十一

濯壘

傳

濯滌也壘祭器

滌徒歷反壘音雷

豈第君子民之攸

歸

傳

也則濯滌俱是洗

正義曰說文云滌洗也濯滌

也特牲注

云濯既也則濯滌亦是洗名下傳云既清也謂先之使

清潔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

壘則饗燕亦有壘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澆挹彼注茲可以濯漑

傳 漑清也 才既古愛反清豈

第君子民之攸暨 **傳** 云暨息也

澆酌三章章五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傳** 吉猶善

也。卷音權曲也篇疏卷阿十章上六章章五句

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

為入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 **傳** 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

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 **箋** 云夫陵曰阿有

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

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

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飄避遙反本亦作票被皮寄反長張丈反下同猥為罪

反為于偽反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矢陳也

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

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

易音洛下樂王同易音○疏有卷至其音○毛以為有

以豉反後樂易皆放此○疏卷然而曲者是大陵之阿

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

消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化此化以美之故使凶

惇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及既消則

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於是來而就王游來而

就王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

鄭以為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風從南長養之

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

來就之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

三句與毛同○傳卷曲至曲阿○正義曰擅弓稱原

壤歌曰執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貌也釋天云迴風

為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

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

○大陵至養民○正義曰大陵曰阿釋地文以此詩

勸王求賢求之必當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

待之狀且舜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

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阿喻王之體屈也屈

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賢者感恩而樂來也

故為喻善興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為喻。傳矢陳。正義曰釋詁文。王能至善心。正義曰以言歌復言音則音為歌之音聲故云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王能為賢有所樂是感王之善心也。以此知上經喻王之屈體矣。若其不然止致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伴**

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負廣大有文章也。傳云伴

負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負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

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判徐音

畔負音喚徐音換弛本又作弛同書氏反任意呈或如鴉反治直吏反下為治同與音餘共音恭本亦作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傳彌終也似

嗣也。曾終也。傳云伴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

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

○曾由反又子伴負至曾矣。毛以為言王若

由反又在幽反。傳能用周道伴然而德廣大負然

而有文章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休息矣。欲王廣大有文章

來就王優游然於汝王所休息之意。此樂易之君子者

以得來在爵位以輔佐王則使汝王得終汝王之性

命無困病之憂。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言

得賢人則可以保全已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戒

王不可不求之也。○鄭以上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賢為官任之以事則伴負然汝王得自游縱矣。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不餘同。○傳伴負廣大有文章。正義曰傳以伴負為廣

大文章則是勤王使為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

詩疏三三句

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為義蓋伴為廣大為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與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讀為伴與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為鄭讀也○伴與至故逸○正義曰伴與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為自縱弛之意人情莫不惡勞而好逸迫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游故以此辭勸之末逸在於能官能官在於任職則君得優游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謂論才然後汝則伴與而優游自休息也才官秩之謂論才然後官之居官然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賢故逸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王欲使如舜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亦遠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為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為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為乎召公教其求逸勸使

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為達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即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為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矣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實而妄爭訟也○**釋**彌終似嗣酋終○正義曰彌終釋言文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以為嗣道終釋言文似先公是也○**釋**樂易至成之○正義曰禮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即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困病之憂也若使臣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年天命不得終矣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爾土宇取章亦孔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爾土宇取章亦孔之厚矣****傳**取大也**傳**云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為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

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取徐符版反孫炎郭

又方旦反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云使女

為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佐之○義爾土至主矣○正

者與之為治使之教民則汝之土地居宅之民大得

其禮法文章矣下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為

王之恩惠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求之乎此樂易之

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汝得終汝之性命百

神皆以汝為主矣言其愛而饗之○取大○正

義曰釋詁文○○土宇至使然○正義曰賢者所以

養民故以土宇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

所法則王而下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者

王恩已厚臣又益之○使文至佐之○正義曰祭

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為天子者固自為百神主

矣今言百神爾主謂神意以之為主不欲爾受命長

使他人主之故知謂羣神受饗而祐助之爾受命長

矣弟祿爾康矣○弟小也○云弗福康安也文得

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又長之命福祿又安女○弟

毛音弗徐云鄭音廢一云毛方味反鄭芳弗反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爾常矣○嘏大也○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

神之福以為常○爾受至常矣○毛以為王得賢者

得又長矣非徒大福佑助王身其細小之福祿亦於

歟而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

終汝之性命德大天之性於汝為常矣言能任賢者

則福常助之○鄭唯以弟為福嘏為嘏辭為異餘同

○○福嘏小○正義曰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

大福則弟福宜為小福故以弟為小福故以弟為小

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弟福至安女○正義

曰弟之為福為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為福

爾上言百神為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悔怒壽命則
長故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父長之命既得
長命又為福祿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虞常主天下也
傳大○正義曰釋詁文○**傳**純大至為常○正
義曰純大釋詁文詩之有蝦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
牢特牲之禮尸蝦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蝦
受福以為常言其終也**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常德之未嘗闕失也
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
云馮馮儿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
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
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拊翼之尸至
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馮符
水反注

同本又作馮饌士戀反又士轉反具
也本亦作撰道徒報反本亦作導
豈弟君子四方
為則云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
莫不放假以為法
傳有馮至為則○毛以為
此則請賢人之行以戒王言有善行可以為憑依者
有藝能以為輔翼者有至孝可以為感化者有大
德可以為軌訓者王當以比長尊之以此相敬之若
王得此四等是樂易之君子若來在王位可與四方
為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求之○鄭以為王所得為
百神之主受大嘏之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
擇賢為尸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憑之几有豫擇佐
食之人而宿戒之其在廟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
德行之羣臣共行祭祀及尸之來至而以禮使祝導
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既至神坐共尊而事之以致
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傳**有馮至翼敬○正
義曰馮故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之德馮

義曰馮故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之德馮
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既至神坐共尊而事之以致
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傳**有馮至翼敬○正
義曰馮故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之德馮

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總而為名皆是道也
以憑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憑以為輔翼則孝
之與德亦為道也憑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憑
重於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
是賢人之行分之二具名耳引長輔翼皆釋文○曰
馬馮几至祖考○正義曰顧命云成王馮玉几又曰
皇陶馮玉几道揚末命是憑施於几故以憑為憑几
謂佐助故以翼為助曲禮下曰內事曰孝王其主人
稱孝故知有孝斥成王有孝既引是主人則有德宜謂
助祭故以有德謂羣臣不解以引是神翼從行藁而畧
之下言百神爾主純嘏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
祭祀而來此詩為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
擇賢者以為尸以尊之故豫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
憑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言以引為翼謂來至尊
引之則有憑有翼未是尸之來至故言撰佐食則眾
置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者誤耳
中簡之故言擇耳此本或云豫撰食者誤耳絲毓載

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撰字非也少牢
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與祝設几于筵上特牲
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
云佐食升牢佐食遷斝俎特牲云宗人遣佐食盥出
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
言豫也知翼為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禮之有助名
者唯佐食耳特牲註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故
知翼為佐食言廟中有孝子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
凡與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凡與
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
不迎尸故以廟中為主設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
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
扶翼之者行藁箋云在前曰引在旁曰翼此與彼同
故以引為贊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
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
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筵
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
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筵尸尸入升祝先生人從是

詩疏二

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性少宰亦無在尸旁之時而言扶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旁
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
象故當事之如此者尸神
顛顛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
望**傳**顛顛温貌印印盛貌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
之以禮義相切瑳體貌則顛顛然敬順志氣則印印
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入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
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顛魚恭反印五綱反聞音
亡磋七何反或作瑳論魯困反行下孟反**豈第君子四方為綱**云綱者
能張衆目又言敬賢之盡意言王者若得賢人

之以禮義相切瑳則能令王體貌顛顛然温而而
順其志氣印印然充滿而高朗以王之成器如圭然
如璋然有善聲譽為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為人所觀
望非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為
綱紀王何得不求之乎傳顛顛至盛貌。正義曰
傳亦以顛顛為體貌故為温印印為志氣故為盛其
意與箋同。令善至相副。正義曰令善釋詁文
以圭璋是王之成器切瑳是治王之名故云王有賢
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也顛顛是覩其形狀故以為
體貌敬順敬順即温和也印印是見其適逸故以為
志氣高朗高朗即茂壯也既體貌敬順志氣高朗則
可以此王故如玉之圭璋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
聲譽敬順則貌無隋容故有善威儀貌善各彰是德
行相副也釋訓云顛顛印印君之德也孫炎曰顛顛
體貌温順也印印志氣
高遠也取此箋傳為說**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
止**傳**鳳凰靈鳥仁瑞也雉曰鳳雌曰凰翾翾衆多也

箋

云翩翩羽聲也亦與眾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翾

翾然亦與眾鳥集於所止眾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

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

呼會反說文云羽聲也字林云飛聲也口外反瑞垂偽反

使媚于天子傳藹藹猶濟濟也箋云媚愛也王之朝

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

子奉職盡力疏藹藹於害反爾雅云臣盡力之美也朝直遙反

鳳凰至天子疏毛以為成王之時有鳳凰之瑞召公

以為用賢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凰之往飛翾翾

然者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

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

士等維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

矣今皆奉職盡力鄭以為鳳凰往飛之時翾翾其

羽為聲亦與眾鳥集於所止與賢者來仕之時亦與眾

之故鳳凰亦與之同止於與賢者來仕之時亦與眾

羣士集於君朝賢者所在羣士慕而飛而來眾鳥亦

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鳳凰飛而來眾鳥亦

安得不求之乎其餘同毛傳鳳凰至眾多正義

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鳳凰亦鳳類故俱云靈

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

云貌恭體仁則鳳凰翔言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

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九年左傳云水官廢

矣故龍不生彼言臣脩水職致東方龍則毛意與左

丘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脩母致子應也釋鳥云

海經曰川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變寧京房易傳曰鳳凰高丈二漢時鳳凰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小之形未詳翻與其羽連文則是羽聲也言衆多者以鳳鳥多故羽聲大阜陶謨云鳳凰來儀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凰巢阿閣謹樹言謹謹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是來必衆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凰雖亦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亦集止今能致靈鳥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賢用吉士為務也○翻翻至喻焉○正義曰以傳言衆多解為聲之意故又明之云翻翻羽聲也以此興求賢求賢當此鳳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故云亦集衆鳥也鳳與衆鳥俱集所止猶賢與羣士俱在王朝衆鳥慕鳳以羣士慕賢故以爲喻明王之朝無人朝衆鳥慕鳳以羣士慕賢故以爲喻明王之朝無人

與云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太平必致四故知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傳諄諄齊濟○正義曰釋訓云諄諄齊濟止也俱為容止故猶之釋訓又云諄諄翼翼臣盡力也則此為美容又盡力矣○其節度聽其進止此經既云多言吉士即云維君子使則吉士受此君子之命使也媚于天子承其下明是君子使此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謂若公卿之率化大夫士也臣之愛君惟當盡心力奉職事故云奉職盡力意取爾雅為說也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夫○傳猶戾也音附

諄諄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傳云命猶使也

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令力呈反

親愛至失職○正義曰無擾皆安養之義耕墾原隰以種禾黍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皆民之職也愛庶

言西上之四

七

張七良升

人者清靜為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此職耳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

生矣于彼朝陽傳梧桐柔木也出東曰朝陽梧桐不

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云鳳凰鳴于山脊之上

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

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

君德也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梧音吾被皮

寄反棲音西萃萃萋萋傳梧桐盛也鳳凰鳴也

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箋云

萃萃萋萋喻君德盛也傳梧桐盛也鳳凰鳴也

反又薄孔反又薄公反疏鳳凰至啣啣○毛以為

致此又總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今鳳凰鳴矣於彼

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生

則萃萃萋萋而茂盛其鳳凰之鳴則雖啣啣而和

矣於高山之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

於彼山東之朝陽乃往集之以與賢者之將仕也則

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

世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萃萃萋萋而茂盛以興明

君亦德盛也鳳凰之鳴也傳梧桐至朝陽○正義曰梧

以興民臣亦和協也傳梧桐至朝陽○正義曰梧

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即梧桐也然則

梧桐一木耳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

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

陽一也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但梧桐柔脆之木若

時未太平地不及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地若太平

則生山岡之朝陽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
全不見故不須言鳴之處所○鳳凰至不食○正
義曰箋以上二章與求賢人故此亦以鳳凰與賢者
梧桐自是鳳之所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為太平之
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
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言賢者待禮者明君能以禮召
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凰集之則太樹非始生矣
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不言生
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
氣溫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
桐不栖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鶴
鵲不栖亦鳳凰之別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蔽日
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栖常梧桐終身不六且諸
書傳之論鳳事皆云食竹栖梧桐箋言此者解經既言
鳳凰即言梧桐之意也○梧桐至樂德○正義曰
言梧桐盛解萃萃之意也○鳳凰鳴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
力以下更覆解此鳳鳴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

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生之德生此梧桐使之
萃萃萋萋也○由臣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凰
樂德而來其鳴離離皆皆也知臣竭其力為二事之
總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
矣萬物草木天之所生言地極其化者以梧桐生在
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舍人曰
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臣竭力
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為說釋訓又云離
離皆皆民協服也不為鳳凰鳴此傳與爾雅異者毛
意以為由萬民協服故鳳凰聲離離亦得合爾雅也○
於上經以梧桐喻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爾雅言
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使臣盡其
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離離皆皆鳳凰之聲上以鳳凰
比賢者其鳴似賢者之政教故以鳳凰聲聞於人人
聞之而知其離離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
與和協爾雅言民協服君子之車既廢且多君子之
者彼言所喻之意也

詩經上卷

君子之車既廢且多君子之

馬既閑且馳

傳

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

箋

云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

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

仲反下

同乘承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傳

不多多也明王使公

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

箋

云矢陳也我

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為樂歌王日聽之則不

損今之成功也

又反

疏

君子至遂歌○毛以為成

但召公欲令守其成功故自言作詩之意言今君子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馬其所以賜君子之車既衆且又能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習於威儀且又能

是王能用賢不須規戒今陳作此詩豈不多

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心不已恐王惰慢故作此詩遂為樂人之歌真常求賢士永為鑒戒不損今日

成功也○鄭唯以不多為作此詩不復多為異餘同

也言閑馳者美其中節度合禮法也馳中法解且馳

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寧以足句且馳者此位

馬走之名馬既閑且馳矣且馳明是馳合於法故云

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駕必以馬車

言衆多則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

以美之馬既別文故衆多者唯言重耳言大夫有乘

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則人有副貳所賜

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

不必專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一馬本或有

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禮士無貳車又止得一馬本或有

多至歌焉○正義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為多者王既

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也又解召公獻

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
之人志意遂為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
於列士獻詩與此同也春秋之師職掌九德六詩之
歌工者樂師之總名即太師是也○職掌九德六詩之
○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心之不盡
不當自謂已言已為多也宜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
易傳以為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為少也樂人
之歌常在君側故去王日聽之則不損今日之成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

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為奸宄彊凌弱
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民勞如字從此
王變大雅斂力豔反數音朔絲本○民勞五章章
亦作徭音遙究音軌本亦作執○民勞五章章

曰經五章上四句言民勞之須安次四句言寇
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安民皆是刺王
之事○厲王至刺之○正義曰世本及周本紀
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
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
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
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
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
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迷詳畧不
必有例而商頌列祖箋云中宗殷王大戊也湯之
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宗玄孫之孫
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厲王之詩承成王
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
風之平桓莊皆父子相繼中間無隔故不假言之
小雅之序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王
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序文不為厲字
故就此以明世數也郊特牲云天子失禮自夷王
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玄孫之子繫之康王者以

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為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故繫於明王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其世數國風雖有隔絕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畧諸侯亦尊卑之義也序畧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歛重數徭役煩多使民勞苦即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為奸究以彊凌弱以眾暴寡作為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公以此刺之也五章下二句皆教王為善政以安止之非勞虐之實事故箋畧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傳汙危也中

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箋云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

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汙許一反說文巨乞反夏戶雅反

下同幾音祈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傳不具

下同罷音皮明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

懲大也傳曾也箋云謹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

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

勅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

刑罪者疾時有之○詭俱毀反過於萬反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傳柔安也箋云能猶也邇近也安遠方

之國順仰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言我

者同姓親也○柔音揉本亦作操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仰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

詩不上一之四十五

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燕友
義二難見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
王○毛以爲穆王諫王言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
危耳近於喪三王可以小者賦役而安息惠愛此中
畿之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定
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
者以其無阿縱之法故以勅慎其爲無善之人亦用
此法以正刑罰而禁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令王
當用正法刑罰而禁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令王
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之政欲安遠方之國當
其不能安定而喪失之○鄭唯以汙爲幾云此民亦
皆已勞止王幾可以汙之○下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
諸夏○正義曰以汙之○下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
故以汙爲危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
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方夷則諸夏亦爲中
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傳**汙幾至根本○正義曰
傳以汙之爲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

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汙也孫炎曰
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汙得爲幾也
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汙期也然則期字雖別
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
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
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
惠愛皆釋詁文又云愛京師得安四方之意由京師
者諸夏之根本根本既安枝葉亦安京師王之專
王若安之則四方諸侯亦皆效王安之○**傳**詭隨至
憐會○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惡以其故爲
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無良寇
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
則大惡也詭隨未爲人害故直云不得縱之無良則
爲小惡也著故謹勅之寇虐則害加於民故遏止之
然則三者各自爲罪而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爲
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慎其小以懲創其大以無
良之惡大於詭隨則不可謹故別云式遏謂加之大罪
矣至於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之大罪

守亦不可

謹慎

也慘會釋言文爾雅本或作云魯音義同。○**謹**猶
至有之。○正義曰謹慎俱是勅戒之言故言謹猶慎
少傳言慎小故申足之式用釋言文遏止釋詁文此
無縱之文為下總目無良寇虐蒙之故云又用此止
為寇虐會不畏敬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為一故長讀
無縱之事不畏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為一故長讀
之穆公諫王無縱明實有其人故云疾時有之。○**傳**
柔安。○正義曰釋詁文。○**能**猶至姓親。○正義曰
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為恣則此云如者與
注同謂順適其意也邇近釋詁文安遠方之國當先
順仰其近者即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
相成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厲王身為王
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我周家為之功若廣論
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以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
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
故云我者同姓親也

以為民速傳

休定也速合也

傳

云休止息也合聚也

○**速**無縱詭隨以謹愾愾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傳**
音求

愾大亂也

傳

云愾愾謹謹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

音昏說文作昏云愾也釋文愾亦不僚也愾女交反
鄭云猶謹謹也說文云愾亂也唯音歡又許元反謹
女交反本又作謹音花

也

傳

云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

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

傳

云王休也

毛以為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死亡王
可以小安定止息矣當愛此中畿之國以為諸夏之
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政當糾察有罪無得縱此詭
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慎其謹謹為大惡者又
用此無縱之事止其寇虐之善無使有遭此寇虐之
憂又誘王言其始時有善勸今終之無棄爾王始時

之政事之功以為王政之美○鄭唯汔幾為異餘同
○傳休定速合○正義曰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
亦定之義故以休為定速合釋詁文箋云休之為定於
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為止息合為合聚所以
申足毛義○傳憚悔大亂○正義曰憚悔者其入好
鄙爭憚悔悔然故箋以為猶謹謹謂好爭訟者是
其言語為大聒亂人故云大亂非是為大禍亂也○
傳休美○正義曰釋詁文○勞猶至掖之○正義
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知汝勞為汝始時
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棄也厲王
暴虐初則然矣而述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之
言出衙門之序謂誘道而扶掖之以小人貪功聞已
先有善或將
勉力故誘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
國○傳息止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
慝傳慝惡也○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

○慝吐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傳求近德也○近附
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傳求近德也○近附
民亦勞止汔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傳惕息泄
去也○云泄猶出也發也○泄以世反又息列反無
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傳醜衆厲危
也○云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為厲厲壞也無使先
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傳戎大也○云戎
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文
用事於天下甚廣犬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

之况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應應民亦至弘大

亦疲勞止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止中國之京師
使諸夏之民其憂寫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
此勅慎衆為危殆之行者又用此止其寇虐之害無
使王之正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大位者雖
小子而用事甚大大不可不慎故須息勞民而止寇
虐也○鄭以汙為幾厲為惡戎汝弘廣為異餘同○
傳惕息泄去○正義曰惕息釋詁文云泄漏也然則
泄者閉物漏去之名故以為去箋以為憂泄者是憂
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與毛同月令
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傳醜厲謂衆為惡
正義曰醜衆釋訓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二
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為危醜厲謂衆為惡
行以為人者也○傳厲惡至道壞○正義曰箋以言
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為惡秋官
司厲注云犯改為惡曰厲是也○傳引春秋傳曰襄十
七年左傳云衛孫蒯田于曹遂欲飲馬于重丘毀其旒

重立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
憂而何以田為以厲為罵辭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證
厲為惡釋詁文壞毀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為壞言
正敗是正者敗故云無使先王之正道壞言寇虐之
人能壞先王正道也○傳戎大○正義曰釋詁文王
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傳戎
猶至戒之○正義曰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為汝弘復
為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亦大之義耳小子無
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小子故知
自遇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盡遇
者乎皆上繫辭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遠之應之是
其用事廣大出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必易
傳以戎為汝者乃孫毓云戎之為汝詩人民亦勞止
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為長

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傳賊義曰殘傳云王

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無縱詭

隨以謹繾繾式遏寇虐無俾正反傳繾繾反覆也繾

繾上音遣下起阮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云王者

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王然故作是詩用大

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令力疏傳賊義曰殘孟子云

賊仁曰賊賊義曰殘言是賊敗仁義之事傳繾繾
反覆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繾從公無通外
內則繾繾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
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繾繾是人行反覆為
惡固義不捨
常為惡行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

為王卿士板疏板八章章八句凡伯至

曰凡蔣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知為王卿士者以
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為王官也以其伯爵
故宜為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
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
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
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傳板板反也

上帝以稱王者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云猶

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

善言而不行之也然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

卒子恤反瘁本又作瘁當宣反沈本作瘁出靡聖
如字除尺遂反話戶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

管子不實於言傳管子無所依繫言誠也管子云王無

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

言言行相違也管子云王無所依繫言誠也管子云王無

猶圖也管子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疏上帝至大諫也管子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

言則不肯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為之道不能

長遠唯趨於淺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為恐

無重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能

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以聖人之法不實誠信之言以

此圖事不能至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

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鄭唯以猶皆為

謀為異餘同管子云王無所依繫言誠也管子云王無

猶圖也管子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管子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管子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管子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管子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管子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管子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管子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管子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管子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管子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之言謂意欲為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為虛故云不能
用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行相違也此不實
於實還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為
猶不遠耳作者反覆重言耳。○**傳**猶圖。正義曰釋
言文圖即謀也箋言王之謀者申傳意耳。天之方難
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不是大遠也。

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憲憲猶欣欣也蹶

動也泄泄猶沓沓也。○**傳**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

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

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傳**憲許建反蹶

世反爾雅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傳**俱衛反泄徐以

說文作泄云多言也為于偽反。○**傳**辭之輯矣民之洽矣

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傳**輯和洽合釋說莫定也。○**傳**云

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

定此戒語時之大臣。○**傳**輯音集又七入反釋音亦本

疏天之至莫矣。○正義曰王之為惡侵亂下民則有

故謂王為天言王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難天下之

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樂而勤之王之方欲

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

沓競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無得為王制作法度以通

達其意使王成惡故又言已之意所以不欲令臣制

作法度者以國之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教令其

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言民合定在於王

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言民合定在於王

憲至沓沓。○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李

為制作法今此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故

笑之先世上古之民賢者有善言云我有疑事當詢
謀於芻蕘薪采者以樵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况我
與汝之同寮不得棄其言也。○**傳**寮官至警警。○正
義曰寮官釋詁文言同寮者謂同為王官文七年左
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
乎是寮為同官也。○**傳**不聽之狀釋訓文囂囂
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警警。○**傳**及與
至肯受。○正義曰及與釋詁文我即爾謀謂往與之
謀故知即為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
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
謀是其忠誠之心。○**傳**告之以善道道即上章所云勿為
王制法度是也。○**傳**芻蕘薪采者。○正義曰言詢于
芻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人非謀於草木故云芻蕘
薪采者是賤人也說文云薪蕘也蕘即薪也然則芻
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蕘是薪耳以薪者
亦是采取故連言之。○**傳**服事至我乎。○正義曰服
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聽明是事
之急切以其惡急故貴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

民耳但其言傳於後世為人所做習故知是古
賢者親取薪采則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
况於我乎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彼言夫婦
即此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婦相匹
故稱**天**之方虐無然**謔**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傳**謔
謔然喜樂灌灌猶欵欵也躑躑驕貌。○**傳**云今王方為
酷虐之政女無謔謔然以讒慝助之老夫諫女欵欵
然自謂也女反躑躑然如小子不聽我言。○**傳**虛虐
反躑其畧**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焯**焯不可救藥
反樂音洛。○**傳**八十曰耄焯焯然熾盛也。○**傳**云將行也今我言非
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多

行焯焯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耄莫報反焯徐許

文云火○疏天之至救藥○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比天

熱也○王方為酷虐之政將害於民汝等大

臣無得如是諛諛然喜其所為而以讒慝助之我老

夫教諫汝其意乃欵欵然情至意盡何為汝等而未

知幼弱之小子反躡躡然自驕恣而不聽用我之言

乎汝不用我言豈不以我為老也非我之言為老耄

有所失誤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為反助王為惡多行

以為戲謔而慢我汝既不用我言反助王為惡多行

慘毒之惡焯焯然使惡加于民不可救止而藥治之

言王之為惡皆大臣之由故責之○傳謹諛至驕貌

○正義曰此言諛諛猶上憲憲見王為惡如喜樂之

故為喜樂也釋訓云灌灌憂無告也解其言灌灌之

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猶欵欵言日至誠欵實而

告之但彼不受用即是無所告耳釋訓云躡躡驕也

孫炎曰謂驕慢之貌○傳王至我言○正義曰謹諛

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助之者釋訓云謹諛諛

諛崇讒慝也舍人曰謹諛諛諛皆盛烈貌孫炎曰

王暴虐大臣謹諛然喜諛諛然盛以興讒慝也是以

諛慝助之事也下云匪我言耄則凡伯老矣故云老

之稱以其不可教誨故謂之小子言汝反躡躡然如

小子不聽我言也○傳八十至熾盛○正義曰八十

曰耄曲禮云焯焯是氣熱之盛故為熾盛也○傳今

我至其禍○正義曰老耄老人言多憊忘故云非我

言耄有其失誤此爾用憂三字皆言耄之下與諛字

并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反用其

可憂之事而好為戲謔故箋分之見此意焯焯是

熾盛之貌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多行慘酷毒害之

惡誰能止其禍如入天之方儕無為夸毗威儀卒迷

善尺載尸傳儕怒也夸毗體柔人也箋云王方行酷

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

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

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

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

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

謗○濟才細反疾怒也夸苦花反復扶又反弭彌耳反止也民之方殿屎則莫我

敢蔡喪亂莫資會莫惠我師傳殿屎呻吟也蔑無資

財也傳云蔡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度

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歛空虛無財貨以共

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施施以賙贍衆民言無恩

也○殿都練反郭音姑說文作唈屎許伊反郭音香惟反說文作伊呻吟音申吟如字本文作唈同度待

洛反斂力艷反其音恭本亦作疏天之至我師○正

恭施式豉反賙音周贍市艷反疏義曰此又責羣臣

言此天之王者方欲威怒行酷虐之害汝等無得為

此夸毗足恭前却以體從之君既為惡臣又從之則

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其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

語矣故今天下之民方欲愁苦而呻吟矣汝君臣忽

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此民又遭虐

政之喪禍重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而汝等

君臣亦曾莫有肯惠施我之衆人欲賙贍之者言愁

貧並至民困之甚而上無恩恤故以刺之傳濟怒

至柔人○正義曰濟怒釋言文舍人曰濟怒聲也釋

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

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為恭以形體順從於

人故云以體柔人○傳君臣至弭謗○正義曰尸謂

祭時之尸以為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

尸不復言語畏政故也時厲王虐而弭謗事見周語

弭止也止人之謗已者傳殿屎呻吟○正義曰釋

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也傳蔡揆至無恩

詩疏

七

文法

供其事用也定本集註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
本為責誤矣素者先也謂先重賦斂故困窮也

之牖民如堦如筮如璋如圭如取如攜○牖道也如

堦如筮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

必從也○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

此○堦許元反筮音池攜下○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

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云易易也女攜掣民

東與西與民皆從文所為無曰是何益為道民在已

甚易也民之行多為邪僻者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

所建為法也○孔易鄭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又以

反注同異也以豉反下同掣本又作摩○天之至
尺製反與並音餘行下孟反邪似差反○辟。正義
曰自此以上言政惡民困此言可反之使善言天王
之導民也如堦如筮然如筮然言民必同君心如圭
相和也如璋如圭然言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相合
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攜物言其必從君化如攜取之
隨人君也若然民之從已如手攜之汝王無曰是何
益與勿謂如手攜無益王者之導民甚易言上為善
政民必為善是甚易也汝當行善以化之今民之所
行皆多邪僻乃汝君臣之過汝無自謂所建立者為
法當更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惡政也○牖道至
必從。正義曰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以為導也堦道至
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
圭為章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
也取謂物在也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舉攜
之人所攜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堦道至
相類之物故言相也取攜謂人攜取物而物名不見
與上不類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傳辟法。正義

詩經卷之四

十一

正義

義曰釋詁文。易易至為法。正義曰以韻當為改易之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處末處故乘而。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反之以比攜民之東西。

維屏大宗維翰 价善也藩屏也垣墻也王者天下

之大宗翰幹也。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

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

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

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价音界說文同鄭作介藩

垣音素翰胡旦反徐音寒被皮。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寄反適丁歷反下同遠于萬反。云斯離也和女德

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懷和也。云斯離也和女德

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

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

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難乃。疏价人至

毛以為官維以為藩。又用大邦諸侯維以為屏蔽王又身為大宗維當施

政為之禎幹又和安汝德以施於民無行酷虐之政

維安汝之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子維以

為城言其可以蔽身又得蔽子王必常行此德無使

宗子之城壞又無得疏遠藩屏之人令王獨居此則

王有所畏矣。鄭以為當用此被甲卿士之人維為

其藩鄣太師三公之大臣維為垣墻大邦成國之諸

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禎幹皆近而任

之令為王用無得疏遠之下四句同唯訓斯為離。價善至翰幹。正義曰价善釋詁文藩者園圃之

寺統十一二。十一

籬可以屏蔽行故以藩為屏也垣者小墻之名故
云垣墻亦是屏蔽之義也以下則天子之官大邦
是諸侯之國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尊故
者天下之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尊故
稱宗子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
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而無安之非王朝之人
侯郭蔽寇難天子居內設法而無安之非王朝之人
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諸侯非王朝之人
故退大邦之文於下翰幹釋詁文○○侯非王朝之人
○正義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勸王擇人為
官故不從以介為善也介者甲之別名故以介為甲
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君言宗人宰人也故以介為甲
謂卿士掌軍事者於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事
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太師以顯三公
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太師
為三公也以言太師則不兼小國故知為成國諸侯
也大宗伯云五姓賜則注云則木成國之名又云七
命賜國則伯以上為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

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地四百里以上始為成
堂位注成國之賦千乘則侯地四百里以上始為成
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始為成
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始為成
身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
姓世適子也此介人太師大邦大宗皆王宜親愛故
總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
幹為輔弼無疏遠之也文次如此者卿雖卑於公而
親掌職又兵用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於卿故便文而
宗未為官職尊卑次之也箋以公親於卿故便文而
先言公耳○○傳懷和○正義曰懷之為訓思也來也
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為和也○○傳斯離至適子○
正義曰斯離釋言文以上章刺王酷虐故知懷德維
寧謂和汝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國也懷德之下
即言宗子維城明以此懷德為宗子之城宗子王之
適子也有天下者皆欲福及長世恐子孫之不安故
言以德為城使免於患難城可以禦寇難故以城喻
焉又解城壞之意若其不和汝德遂行酷虐之政則

詩九二

九

民不堪命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宗子之城既壞則羣臣乖離而汝王獨居而有所畏懼矣以是欲王之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城使不傾壞則今已無獨畏之憂也以上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之適與上同故辯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蕤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兩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和勸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甕是獨居敬天之怒無敢戲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

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

及爾游衍傳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

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

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吳胡老反曰音越下
延善反本○敬天至游衍○正義曰上既勸王和德
或作衍○以安國故又言當畏敬上天當敬天之
威怒以自肅戒無敢忽慢之而戲謔逸豫又當敬天
之災變以常戰慄無敢忽之而馳驅自恣也天之變
怒所以須敬者以此吳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
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然常相隨見人善惡既曰
若此不可不敬慎也○傳戲豫至自恣○正義曰戲
豫謂戲而逸豫馳驅謂馳驅自恣皆謂非禮而動反
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
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疾雷也周禮大恠異災則去樂徹膳則天之變者謂
大恠異災也言上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戒非謂當此變怒之時獨禁逸豫自恣也○傳渝變
○正義曰釋言文○傳王往至行溢○正義曰以王
與出共文故為往也既有出往則亦有入來故箋言
出入往來此出王游行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

游行衍溢亦
自恣之意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唐黨反召時照反本又作邵卷內召公召作皆同

疏

蕩八章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蕩詩者召穆公所作以傷周室之大壞也以厲王無人君之

道行其惡政反亂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敗也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仰召旻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

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
子惡指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
法至此壞之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八章皆是大
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為下之惣目故序亦述首句
以為一篇之義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綱紀文
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傷傷
其盡廢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傳云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為天下之

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沈之辟必亦反注同疾威上

帝其命多辟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傳云疾病人者

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僻不

由舊章

辟亦反本又作僻注同斂力豔
反駿荀閏反本亦作峻邪似嗟反

天生丞

民其命匪謚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謚誠也傳云丞

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

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

化於惡俗承反謀市林反鮮息蕩蕩至有

曰穆公傷厲王無道壞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

又言王無法度之事重賦斂以疾病人峻刑法以威

罪人如此者是上帝之君王又其下政教之命甚多

邪僻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也元本天之生此衆民
其使人君為政教之命以教導之非欲使之誠信乎
言天欲使之誠信今王以邪僻教之故民皆無復誠
信無不有其初心欲庶幾慕善道少能有其終行今

皆化從惡俗是違天生民立教之意故所以傷之也
○**傳**上帝至辟君○正義曰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無
所壞不得與蕩蕩共文故知上帝以託君王言其不
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板傳曰上帝以稱王者柔
傳曰昊天斥王然則王稱天稱帝詩之通義而言託
者以下章不敢斥言乃假文王咨商明知此亦不斥
故變言託耳其實稱帝亦斥王此下諸章皆言文王
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為下章摠目且見
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
辟君釋詁文○**蕩蕩**至之甚○正義曰蕩蕩是廣
平之名非善惡之稱若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洪範云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
為善也此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言其除去善事知
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貌釋訓云蕩蕩僻也孫炎曰
蕩蕩法度廢壞之僻取此箋為說也○**疾**病至舊
章○正義曰此申說傳意也人以財貨而生財盡則
人困病故知疾病人者重賦歛也君以刑法威人法
峻則人得罪故知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君之於人唯

此而巳故知是此二事也峻者高險之名謂重其
禁不可登陟如山之陵阪然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
舊章不依周公所制典禮先王所行舊法也○**傳**謙
誠○正義曰釋詁文○**烝**衆至惡俗○正義曰烝
衆解寡皆釋詁文克能釋言文言天意欲使人君發
命教民當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
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
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教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
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民生自有此性後
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靡不為盡然之辭
鮮克為少有之稱文不同者容有
君子不改其操故言鮮以見之
文王曰咨咨汝殷
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傳**咨嗟
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掎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
事也○**傳**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

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也曾任用是惡

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也徐又甫垢反好呼報反朝

直送反下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傳天君滔慢也云

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為之言競於

惡又滔他刀反漫也漫亡諫反本亦作慢文王至

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昔文王以紂故

亂數嗟嘆之故穆公假為之辭以責厲王言文王恨

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為人君當任用

賢者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持好勝

之人曾任用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乎既責其

君任非其人又責此臣助君為惡言比天之王者此

倨慢之德化已自惡矣汝等何為起是氣力而佐助

之以其同惡相成故至於大壞所以傷之也傳

差至政事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

為嗟也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

禦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伐解倍好勝

解克定本倍作倍倍即倍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

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

已實不能耻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

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

政事謂非徒備官又委任之也厲王至職事

正義曰民勞亦穆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畏弭謗

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綏四

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號

呼沈湎俾晝作夜其言既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

誦自著已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既異所作

有殊二章箋獨言厲王者以假託文王咨嗟殷紂不

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殷紂者以小大近喪顛覆

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文須有是句四言

曾是其義為一故箋并言之汝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言曾者謂

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傳天君滔慢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興是

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傳天君滔慢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興是

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傳天君滔慢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興是

力責臣明是人君非上天也虐君所下明是慢人之德故以滔為慢也。厲王至於惡。正義曰此箋言厲王自下單言王省文也在身為德施行為化內外之異耳相與而力為之定本作相與而力為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對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傳對遂也。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

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眾對為惡者皆流

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為姦宄

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如羊反宄音軌。侯作侯祝

靡屆靡究傳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云侯維也王

與羣臣乖爭而相疑且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側慮

反注同本或作。文王至靡究。毛以為文王曰咨詛祝周救反。文王至靡究。毛以為文王曰咨

用善人何為不用善人反更信任彊禦眾對為惡之

人為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攘竊為姦宄之

人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內小人用事數相謗毀遂令

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為是詛維為是祝求告鬼神

令加凶咎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置小人於朝以祝詛

求信是綱紀廢滅可傷之甚。鄭唯流言以對為異

言此彊禦眾對為惡之人作為流言謗毀賢者若王

問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王

對遂。正義曰此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王

凡言義者允於事宜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為宜則而

為汝矣。類善釋話文式用釋言文眾對為惡者對謂

戾而巳。又皆流言語以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

對謂此眾對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謗毀之言

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既退賢者乃進其

黨類故寇盜攘竊為姦宄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

詩流人之

事於內也。上言執事下言用事。於內則執事者亦在內矣。但執事者舊在王朝用事者後來之人以小人後至而自外入內故云。式內以克之言。寇攘者費誓。注云。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盜竊則摠名。故箋以盜竊配之。傳作祝至究窮。正義曰。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畱極究窮。皆釋言文。○侯維至極已。○正義曰。釋詁云。維。侯也。故侯得爲維。上言用惡人在官。此言詛。其無窮。是王與羣臣爭相疑而祝詛也。靡屆靡究。言其大難。三物告神。而娶之。祝無用牲之文。蓋口告而祝。詛之也。皆是情不相信。聽以明神。若有犯約使加其凶咎。無極已。文王曰。咎咎女殷商。女包佻于中國。歛怨以爲德。傳包佻猶彭亨也。云包佻自矜氣健之貌。歛聚羣小。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

白交反。佻。火交反。亨。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傳背無許。庚反。逞。勅領反。臣側無人也。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無陪貳也。無卿士也。培。蒲回反。文王至無卿。○正義曰。言文王曰。咎咎女殷商。汝既官不得人。徒彭亨。然自矜莊。以爲氣健。在於中國。歛聚此志。意不逞。好作怨之人。以爲有德。而任用之。由其任用。惡人以爲德。故不光明。汝王之德也。正由背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也。故又言。汝王之德。所以不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哲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包佻。然至用之。正義曰。包佻。然至用之。傳彭亨。一也。上言用惡人在官。下言傍無賢人。故知歛怨以爲德。謂聚羣小。逞作怨之人。謂之爲有德。而不快好作怨禍者也。○無陪至卿士。○正義曰。陪。意。

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二十一
宰雖亦貳主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家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傳義宜也式云式法

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酒於酒者是乃過也不

宜從而法行之酒善反徐莫顯反飲酒齊色曰

既衍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傳使晝為

夜也云愆過也女既過沈酒矣又不為明晦無有

止息也醉則號呼相勸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本又

作警起連反號戶刀反注同呼火胡反又火故反本

亦作卑後皆同耽本或作如文王至作夜。正義曰
湛都南反不為于儻反上言任非其人此言其
共從行非度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何為耽
荒如是天不洎爾同汝顏色以酒汝乃自耽此酒使
色同耳此乃過誤之事不宜從而法行之汝沈酒如
是既已愆過於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
及其醉也用是號呼是謹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
事此所以大壞天不至行之。正義曰酒誥注
云飲酒齊色曰酒然則酒者顏色酒然齊一之辭故
云天不同汝顏色亦謂酒為同色也酒者人之所為
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
德將無醉是酒然而醉者人自為之非天為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蟥如沸如羹傳蜩蟥也
塘蟥也云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蟥之鳴其笑語咨
咨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反蟥市延反字林云蟥姑

蠅音偃蟬屬也草木疏云一名蚋螻青徐謂之蟻螻
楚人名之蟻姑秦燕謂之蟻蚋或名之蟻蛛郭云俗
呼為胡蟬江南謂之蟻蟬香徒答反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傳言居人

上欲用行是道也發云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

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喪附

近之近又內夔于中國覃及鬼方傳夔怒也不醉而

怒曰夔鬼方遠方也發云此言時人怙於惡雖不有

醉猶好怒也發夔皮器反舊音備覃徒南反怙市制

布文王至鬼方毛以為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

節也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

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
天下化之惡及四遠王初夔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
但人皆傲之此夔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
方之遠鄉言其惡化之廣也發唯小大近喪謂君
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化之其猶尚於是欲從而行
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傳蟬蟬蟬正義曰
釋蟲云蝮蝮蟬蟬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
西為蝮梁宋以東謂蝮為蟬楚地謂之蟻姑楚辭云
蟻姑鳴兮秋秋是也陸機疏云蟬一名蟻切字林切
或作螻也青徐人謂之蟻蟬然則蟬蟻亦蟬之別名
耳發飲酒至方熟正義曰文承號呼之下蟬蟬
多聲之蟲故知號呼之聲如蟬蟬也沸無食名故知
唯是沸湯羹熟則停故知其欲熟以羹湯非蟬之類
故以此笑語禮有燕笑語兮但不得香香無節耳發
傳言居至是道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尚為上由
為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已之
行發殷紂至其非正義曰以言近喪紂實喪亡
鬼方殷之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殷紂之時以

詩論上之二

味言

覃及鬼方是化流於遠故易傳以為時人化之甚尚
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勸其非欲從而行之不
知其非故惡及遠地為文之次也。○傳曩怒至遠方
。正義曰西京賦云臣靈曩以流河曲則曩者怒
而自作氣之貌故為怒也怒不由醉而云不醉而怒
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此雖怒
時不醉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
無節即又責其曩怒也中國是九州覃及是及遠故
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
三年乃克彖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
用師三年憊而乃克
明鬼方是遠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
時殷不用舊箋云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
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箋
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

常事故法可案用也。○音戶
曩是莫聽大命以傾箋云
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
至誅滅。疏文王至以傾。○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
使不得其時乃由汝殷紂自不用先王舊故之法所
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老成德之
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之
汝今君臣皆任喜怒以自專恣曾於是常事故法莫
肯聽受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
何以殷不用舊章即改悔乎。○箋老成至案用。○正義
曰以殷不用舊章即改悔乎。○箋老成至案用。○正義
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
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在祖乙
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在祖乙
摯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
摯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

詩卷十八

七

周書

衡則伊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顛之文
 從上言之盡臣虐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
 言之屬以包之○朝廷至誅滅○正義曰以莫為
 總辭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刑則是自制威福故
 云皆任喜怒雲漢云大命近止謂民之性命此
 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故云以至誅滅

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
 實先撥傳顛仆沛按也揭見根貌義云揭蹶貌撥猶
 絕也言大本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
 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官職雖俱存紂誅亦皆死
 ○顛都田反沛音貝揭紀竭友撥蒲未反仆蒲北反
 又音赴按皮八反又半未反見賢遍反謂樹根露見
 王如字言可見蹶其厥殷鑿不遠在夏后之世義云
 反沈居衛反一音厥

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
 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為戒夏戶雅
 文王至之世○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古之
 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將欲顛仆傾拔之時其
 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實先
 斷絕但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以喻王位將欲傾
 覆喪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有死亡
 之害而王身實先誅滅王身既滅羣臣亦隨之而滅
 汝若不信則殷之所鑒鏡者非遠耳止近在往夏
 后之世言桀為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為周人所殺汝
 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紂為
 鑒改脩德教故也○傳顛仆至根貌○正義曰顛是
 倒頽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為仆謂樹倒也沛
 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按謂樹後也揭
 者蹶倒之意故以為見根貌此顛沛之揭蹶至皆至○正
 倒接而已見其根但未絕耳○義揭蹶至皆至○正

義曰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故以揭為蹶貌蹶謂
倒也樹倒故根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
云猶絕也揭實已倒故云蹶貌但倒不至地根猶未
盡故技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絕技葉乃與根相隨俱
接喻紂未滅之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
稱人亦有言者牧誓文亦如此注云以古賢之言為
驗是苦其不信故
引古以為證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云自警者如彼泉

流無淪胥以亡

抑於力反抑密也警居領反

抑十二章上三

章章十句至自警也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警戒已身
以王之為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已亦淪陷故箋
指而言之○自警至以亡○正義曰言無如象

水相率俱亡是則已亦恐亡自警之意故以此句
當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
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而
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
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
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案史記
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
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
未為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
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
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
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
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遞刺欲何為哉詩
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觀惡思言
其失獻之可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願申已之
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
庶或能改雖刺前世之惡異為未然之鑒不必震
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即當杜口兩無正之

篇鄭為流彘後事既出居政不由已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為得其實若然自警者羣臣為惡恐禍及已若前人已死則非禍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為武公自警者以人之得失在於朋儕武公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則其意亦取楚語為說與韋昭小異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抑抑密也

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

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

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不肯

然○哲本又作詰亦作哲陟列反智也下同則知音智**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

人之愚亦維斯矣職主矣罪也

性無知以愚為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畏懼於

罪也抑抑至斯矣○正義曰此時厲王弭謗賢者

之廉隅矣言內有其德則外有威儀與德之為廉隅也若外無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為愚人矣古之賢人有言曰無道之世無有一哲人而不為愚者言當時賢哲皆故毀威儀而佯為愚人也若衆庶凡人之為此愚亦主由維有疾病故耳今哲人之為此愚亦維乃畏懼於時之罪戾非性然也由王酷虐濫刑無罪故賢哲之人皆佯為愚病言王虐之甚也○**抑抑至則愚**○正義曰抑抑密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靜密

也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集註定
本廉下皆無隅字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上
智下愚不移之定分而云靡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
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審武子之行爲然也○
人密至不肯然○正義曰此以屋之外角喻人之
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故人能密審於
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縣曰其繩則直是內
有繩直也斯干曰如矢斯棘○毛以棘爲稜廉是外
有廉隅也宮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付度而知
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職主戾罪**
○正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
皆釋詁文

之傳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云競疆也**人君爲政
無疆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
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行下孟反
注同倡昌亮

反道徒報反本亦**許謨定命遠猶辰告**許大謨
作導下教道同
猶道辰時也**云猶圖也**大謨定命謂正月始和布

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
之○許况于反謨莫蒲反沈云本亦作**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云則法也**疏**無競至之則○毛以爲上言

用賢者使之慎儀言人君爲國無疆乎維在得其賢
人若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所以得賢則疆者以此賢
人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使此賢人教訓之
此賢人可以教訓者此賢者有正直大德行四方之
民得其教化其皆慕仰而順從之四方皆順是爲疆
也又言施教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教命爲長遠之
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當敬慎其舉動
威儀維與下民之爲法則也言王當如此不得棄賢

詩卷之二

三

景富

不用使民無所法也。鄭唯以猶為圖為異餘同。傳無競至覺直。正義曰以得賢則疆而云無競故。知反其言也。訓教誨之別名。故為教也。釋詁云格較。直也。與覺字異音同。別名疆。正義曰釋言文。傳訐大至辰時。正義曰訐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唯彼猶作繇耳。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猶圖至施之。正義曰以命既。是道故以猶為圖。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小宰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周禮言正歲觀之。則是再懸之。月太宰言正月懸之。小宰言正歲觀之。則是再懸之。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周禮六官其存者五。惟春官無此。事其餘皆有之。往所主異耳。然春官主禮周公所制。永為定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懸王之教命。不過六。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大謀。

定命謂正月始布政教于邦國都鄙是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即正歲懸之象。魏是也。邦。鄙謂畿外諸侯都。其在子今與迷亂于政顛覆厥德。鄙謂畿內采邑。云于今謂今厲王也。與猶尊尚也。王尊。

荒湛于酒

云于今謂今厲王也。與猶尊尚也。王尊。

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用并注同。湛都南反。注。

及下同。樂音洛。下文及注同。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

克共明刑

紹繼共執刑法也。云罔無也。女君臣。

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勸女所。為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

○其九勇反注同好呼報反嗜
市志反做戶教反索所白反
使四方順從此言今之不能也
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耽樂於酒
汝雖好耽樂嗜酒而相從縱令不
念其繼汝之人不慮子孫將效之
廣索先王之道及能執守明白法
乎責其不用賢者而與小人荒耽
○正義曰興謂舉而用之故為尊尚
云傾敗其功德○傳紹繼至刑法
正義曰皆釋詁文唯彼共作拱耳
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淪率也
云肆故今也胥皆
也王為政如是故今皇天不尚尚之所謂仍下災異
也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自率引為

肆皇天弗尚如

惡皆與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
音倫夙

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
傳洒灑章表也
云章

文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泄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

以此也
掃素報反庭音廷灑色解反
脩爾車馬弓矢

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傳邊遠也
云邊當作剔

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

率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

州之外不服者
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本或作率
疏

肆皇至蠻方○毛以為上言王之耽亂此又棄而責
之言幽王耽亂如此故今皇天不高尚王之所為而

詩疏卷之八
五

下此災異王將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以就
虛竭言今王漸將至滅亡也又告語羣臣以自警
戒王既為惡汝當行善無相牽率為惡皆以滅亡既
不聽為惡即教之行善當侵早而起晚夜而寐洒掃
室庭之內勤行政事維與民之為表憲文章又戒將
帥之臣當脩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器
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
遠蠻方之來內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鄭
唯用此以治蠻方之外者不服為異餘同。傳淪率
○正義曰釋言文。○肆故至誅之。正義曰肆故
今也胥皆也皆釋詁文。○天遠人道。○正義曰肆故
尚王當有其狀故知謂仍下災異也。○天為災所以
謹告王者與其改悟若欲成其惡則不復以災告
之。今仍有災異是天未絕於王但王自絕於天如彼
泉水之流稍稍就於虛竭也。○王但王自絕於天如彼
小者有時而虛竭故以此王將至於滅亡王既有惡
而臣亦同之是相率為惡也。○公惜其亡而戒之故知
戒羣臣不中行者恐將并誅之也。及厲王之出周召

其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傳洒灑章表。○正義曰
洒掃者以水灑地而掃之故為灑謂洒水濕地也。○章
者在人之上為之表憲故云表也。○章文至此
○正義曰申傳為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得為民
之表也。戒之使為民之表章則是戒朝廷大臣非戒
洒掃之人令掃地也。直以厲王之時不恤政事王獨
不振戒之使勤於職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假庭內
不掃以戒職事不理耳。○云戒羣臣掌事者掌事謂
六卿也。○傳過遠。○正義曰釋言文。○當至不服
者。○正義曰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過蠻方
謂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知過當作剔剔謂治毛髮
故為治也。○周禮九服六服之內為中國七服以外為
夷狄而第六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
大司馬謂之蠻畿此經有二義用戒戎作為中國則
用剔蠻方為夷狄且蠻方與彼蠻畿同故知蠻方是
蠻畿之外也。○用兵是將帥之事故知將帥之臣以
治軍實也。○掌主其事唯司馬耳。○其出師也則六卿皆
為軍將此戒將帥總戒將兵之人不必獨戒司馬也。

詩疏卷之十一

六

詩疏

軍實者即車馬弓矢戎兵是也弓矢即戎兵而又言
戎兵容戈盾矛戟之類軍之所用皆是隱五年左傳
曰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楚語曰財不過講軍實焉皆
謂兵器也言汝當用備兵事之起謂備之於國隨其
所須中國起者即用之也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
謂治夷鎮蕃三服大行人既列其服朝見之數乃云
九州之外世一見是蠻
虞傳 質成也不虞非度也 云侯君也此時萬民失
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
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為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
之事 非度待洛反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傳 話善言也 云言謂教令也柔安嘉善也 話戶
快反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傳 玷缺也

云斯此也王之缺尚可磨鑪而平人君政教一失

誰能反覆之 音慮同復音服又豐服反說文作刮鑪

質爾至可為 正義曰此又戒鄉邑大夫及邦國之
君言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勅汝為君之法度
用此以戒備將來不億度之事謂非常驚急當預防
之既戒臣事畢又復諫王當謹慎爾王所出之教令
又當恭敬爾在朝之威儀使教令威儀無不安審美
善言使之皆安善也又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
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鑪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
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
宜慎之 傳 質成至非度 正義曰釋詁文質平成
也則質者平治以就之義故傳以為成筴以為平其
意同也釋言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
○ 侯君至之事 正義曰侯君釋詁文詩之所戒

隨失而言故知此時萬民失職故令質爾民人也不肯趨公事故令謹爾侯度也鄉邑之大夫謂六卿與公邑亦可以兼六遂與采地也以所戒者廣故知亦及邦國之君也平民萬民之事即教令是也慎爾為君之法度即威儀是也治民即為君故文兼鄉邑大夫亦稱君焉不億度而至之事謂非常寇盜君子安不安危故常豫戒○言謂至嘉善○正義曰以此言人君為政之事故知是教令之言此文雖承戒卿邑邦國之下而與下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言王事則此慎話敬威儀是使王身敬慎非戒臣之辭柔安嘉善皆釋話文○云之至覆之○正義曰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舌是也其言改過者謂改將來過耳經申上慎爾出話之事上文亦言威儀不重述者以言失為重故特殷勤之孝經重述法言亦此類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
云由於逝往也

舌言不可逝矣
莫無捫持也

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

○易以鼓反注同捫音門**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

子傳讎用也云惠順也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

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讎市由反徐

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一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賈加霸反下同**子孫繩繩萬民靡**

不承云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

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靡一疏承○毛以

為出言為重又復戒之言王無得輕易於此言語之
教令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矣假有不善人無
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人能執王之舌要王
苟且出言不可使之往行於天下往則不可復改故
特須慎之必須慎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為人
用善惡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恩德而下不報答之言
王有善德人必報王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
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以順
道教之王若教以順道則民皆行之若王之子孫能
繩繩然敬戒而行王之教令則天下之眾民無有不
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勸王使慎教令
為下民之法施順道為子孫之基也○鄭唯以讎字
為異餘同○**傳**捫持○正義曰字書以捫為摸摸索
其舌是手持之也○**釋**由於至已之乎○正義曰由
於逝往皆釋詁文唯彼由作繇音義同釋詁云朕我
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故臯陶曰朕言惠爾原曰朕
皇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為皇帝
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

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言不可往明為往
不可故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
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
○**傳**讎用○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
故以讎為用○**釋**教令至子弟○正義曰箋以用非
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為讎報物價釋詁云
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讎其意言王
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答王也武王謂諸侯云我
友邦冢君是朋友謂諸侯亦可以兼羣臣公卿也小
子幼稚之稱故為庶民子弟庶民猶令及之則以上
無不及矣○**釋**繩文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
戒○正義曰釋訓文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
愆輯和也○**釋**云柔安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
夫皆脇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
過乎言其近也○輯徐音集又七入反胎本又作脇
香及反又虛劫反沈又於闔反諂勅

檢反趙岐注孟子云脇有踈體也諂笑強笑也近之附近之近一本無之字近則依字讀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傳西北隅謂

之屋漏覲見也箋云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

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屋漏有神

見人之為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

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

隅而靡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相息亮反注同媿俱

角反漏魯豆反覲古豆反奧烏報反西南隅謂之神

奧饌仕眷反靡扶味反隱也沈云許慎凡非反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傳格至也箋云矧况射

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况可於祭末而有厭

倦乎○度待洛反注度知○視爾至射思○正義曰

王朋友不忠我今視汝王之所友諸侯及卿大夫之

君子皆不忠正但脅肩諂笑以和安爾王之顏色以

求王愛無能一匡諫王者是於正道不遠其有罪過

言其近有罪過矣此臣非但諂佞於王又惰慢於事

其助祭於汝王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

屋漏祭當盡敬尚無媿心其於諸事怠惰明矣因即

責此不媿之人女無得言曰此屋漏幽闇不明之處

無有於我云能見之者謂神不見遂為此慢以神之

明必見汝矣何則神之初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况

無祭之所未可得厭倦之思言若能知其去來則可

神去乃倦既不見來亦不知其去何得祭未疑去即

詩云

詩云

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
之月治畦灌園之勤是其事也此正是罪過而言其
近者為文之勢耳○釋宮文觀見釋詁文○西北隅謂之屋漏○正義曰釋
詁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為助也又云顯光也是
顯得為明也上言友君子有過下句責其厭倦則非
王之身故知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
心也責今勿道神不我見故知其意言神見汝矣天
官幕人職掌帷幕帷帟注云幕以布帷帟以繒為之
雜記云諸侯行而後言帷帟注云幕以布帷帟以繒為之
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帷帟則帷在帷幕之內帷幕是
大帳則帷為小帳也陋隱釋言文禮之有帷幕皆於
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帷則室內亦有
之屋陋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陋隱之處
正謂西北隅也言不媿屋陋則屋陋之處有神居之
矣故言祭時於屋陋有事之節禮祭於奧中既畢尸
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廡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
特牲禮尸設饌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

凡在南廡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云廡隱也
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謬而改饌為幽闇庶
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戶牖則室中無人而云
在室不愧屋漏者此羣臣雖惰非祭初即倦當有事
屋漏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漏有神而責其不媿
非謂助祭之人在屋陋之處言其室者正謂在宗廟
中耳爾雅孫炎解屋陋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
鄭義也案禮記曾子問云殯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
鄭注云祭成人治設奠於奧是謂陰厭尸既謬之後
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為殯唯有陰厭若
庶子適殯宗子適殯唯有陽厭案特牲士禮有陰厭
陽厭又此詩不媿于屋陋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
言之諸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末
不徹饌於西北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為大夫當有賓
尸故也○釋格至○正義曰釋詁文○矧况至倦
乎○正義曰矧况釋言文射厭釋詁文凡言况者皆
以輕况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謬謂神實去矣於此之
時乃有惰慢故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

詩經卷之十一

十一

卷之十一

神未必去屋陋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未來尚不敢漫况今祭未神或未去而可有厭倦乎以此故言矧可射思箋申其意故來至辟爾為德去止並言之不然經止有來不須言去也

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傳女為善則民為善矣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

止於信僭差也 **傳**云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

之施德使之為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慎女之容止

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僭不殘賊者少矣其不

為人所法 ○僭本亦作諸子念反注及下我僭同鮮息淺反少也 **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 **傳**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

也投猶擲也 ○鄭直赤反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傳**童羊之

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 **傳**云童羊譬皇后也

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

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 ○虹戶工反鄭戶江反潰戶對反 **疏**辟爾至

毛以為王當法度汝之所為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當善慎汝心之所止使常止仁信不過

於汝之威儀令不差貳不殘賊王能如此少矣而不

為人所法則言多為人所法則人有投擲我以挑者

我必報之以李善往則善來無物不報王若以善道

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

實無角而為有角自用妄為觸觸人以喻王后本實

無德而為有德自用橫干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小

子之政使為不善王何以不遠之乎。鄭唯止為容
止為異餘同。傳女為至替差。正義曰傳解辟爾
為德所以能俾藏俾嘉之意由君為善則民善之辟
爾為德是汝為善也。俾藏俾嘉是則民善也。止者所
居之名故為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為人君止於仁至
止於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為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
故傳依用焉。其說君事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
而盡引之。諸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替差箋言不
信義亦同也。止容止。正義曰以經言淑慎爾
止不愆于儀即是慎其容止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
以止為容止。此言至其報。正義曰以經之文
是為善來則善往而箋反之者。遂便而言耳。傳童
羊至虹潰。正義曰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
猶畜之無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
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
為有角自用也。虹潰釋言文。童羊至小子。正義
曰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
稱此人待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以

至則不堪如此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譬王后
也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觸則於物有所害故
以喻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禮天子
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證稱王為小子之
意在喪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為無知之辭。下言
亦聿既老則厲王非復在喪但欲見王之無知故假
有喪之稱以名之民勞云我雖小子者言王意以小
子自遇非臣之稱。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
君故箋不引禮記。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
德之基 緡被也温温寬柔也。云柔忍之木荏染
然人則被之弦以為弓寬柔之人温温然則能為德
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為德也。荏而甚反
染柔意緡亡巾反恭音共本亦作共。其維哲人告之
被皮寄反下同忍音刃本亦作刃。其維哲人告之

詩經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傳話

言古之善言也傳云覆猶反也僭不倍也語賢智之

入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

二者竟不同傳話戶快反說文作話云諧故言傳至有心傳正義曰上既教王行德此言王不可教有

荏染然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為弓之幹我乃縉被之

以絲則有弦而成弓可以為弓明矣亦猶溫溫然寬

柔之人是維可以為德之基我乃教訓之以學則有

能而成德可以為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教以否若

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道德之行而行

之若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不信

而拒之是為民之賢愚各自有其本心言王無本性

不可教也傳縉被至寬柔傳正義曰釋言云縉被

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縉之絲正謂以絲為繩被之於

木故云縉被不訓縉為被釋訓云溫溫柔也故為寬

柔傳柔忍至為德傳正義曰以荏染猶溫溫柔木

猶恭人則言縉之絲與維德之基互相足維德之基

性故云內有其德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

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傳云臧善也於乎傷王不

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

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擗其耳此言以教道之熟不可

啓覺傳於乎上音烏下音呼凡此二字相連皆放此

反擗也傳臧否音鄙注同臧善也否惡也提音啼掣尺世

擗音西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傳借假也傳云假令人

借子夜反注及下同知如字沈音智下

風知亦同令力呈反少時照反長丁丈反

誰夙知而莫成傳莫晚也箋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

於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

故也○莫音慕本亦○於乎至莫成○正義曰此又

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擊之我

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觀之而悟也我又非但

對面命語之我又親提撕其耳庶其志而不忘言已

教導之熟而不可啓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少未

有所知亦既抱子矣已為人父非復幼少也今萬民

之意皆持無滿於王謂才智褊小不能滿足其意望

王更益才智晚有所成故解其意誰復早有所知而

晚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成今王晚亦無

知是終無所成也○萬民至知故○正義曰王為

天下之主德度當滿民心今王無所知則民意不滿

故言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嫌王才度之淺近也

上言借曰未知真其長大有識此言人意不滿亦望

在後更益是真王有晚成之意即昊天孔昭我生靡

又解之誰早有所知而晚有成乎

樂視爾夢益我心慘慘傳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

箋云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

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

用忠臣○樂音洛注同夢莫空反沈莫登傳夢夢

○正義曰夢夢亂也釋訓文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

也然則夢夢者言王政昏亂之意也釋訓又云慘慘

之貌故為憂不樂也○孔甚至忠臣○正義曰孔

其明察庶知已情故以我生訴之也上言其不可教

誨下言誨而不入故知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爲用

教覆用爲虐傳藐藐然不入也箋云我教告王口語

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爲政令

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諄字又作諄之純反又之閏反說文埤

蒼並云告曉之熟藐美角疏藐藐然不入正義

貌是諫者之言不入王心故言其不入也釋訓云藐

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傳耄老也報反疏正義曰曲

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爲老也箋傳皆不解聿之

此宜從自借曰未知者與王更有長進詩人解其意

所謂老將知而耄及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箋云舊父也止辭也庶幸侮慢也天方艱

難曰喪厥國箋云天以王爲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

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王浪反韓詩作聿喪取

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適其德俾民大棘箋云今我爲

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之德有常

不差忒也王反爲無常繼邪其行爲貪暴使民之財

匱盡而大困急疏於乎

意以結之於乎可歎傷者小子無知之我王告汝以

詩疏十八之一

六

父故往昔之道止言已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若聽
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故不用之
乎天以王為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
災異生兵寇其意言曰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
故為王謀而取譬不為深遠而難知唯淺近耳王之
為政當如昊天德寒暑有常不為差忒王何以不
效昊天有常反為無常而邪僻其德貪暴稅歛而使
下民資財皆盡甚大困急我以是故而諫王也○
天以至滅亡○正義曰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意
故知艱難為下災異生兵寇也此曰為辭故韓詩作
聿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二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箋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

字良夫○芮如銳疏桑柔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

良夫○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
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
之時世在王朝常為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為王
卿士也書叙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
姬姓也杜預注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鄰之
畿內也顧命注芮伯亦為宗伯畿內而言入者入
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為入衛武公入相於周

絕又告王而愬之倬然而尊大譬喻昊天之王者汝
居民上為民之父母寧不於我而矜哀之何為忍之
而此喪亡之政乎。鄭唯倬彼昊天為愬之上天
為異餘同。傳旬言至瘼病。正義曰釋言云旬均
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洵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
故云言蔭均也釋詁云毗劉燦燦也舍人曰毗劉燦
燦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均為燦燦郭璞曰謂樹木
葉缺落蔭疎燦燦也劉者葉之稀疎燦燦之意故云
爆燦而稀也瘼病釋詁文。桑之至之德。正義
曰箋以苑彼捋采為異時之事故以柔濡謂蠶始生
時爆燦謂過蠶之後均得其所謂俱蒙蔭覆病於爆
燦謂苦於炎熱也捋采是其人采之非蔭先薄故以
喻群臣恣損王非王本惡也然厲王之惡實出本心
非必臣能損之初時亦無所善作者以君臣一體助
君為惡故歸咎於臣以刺君耳。傳倉喪至填久。○
正義曰倉之為喪其義未聞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
益滋多故況為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
之塵則塵為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為久。○

珍絕至久長。正義曰珍絕釋詁文民心之憂憂其
喪亡之道有時而遇則民憂可與絕已之期今滋益
久長故憂不絕已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虐政
方行不止是喪亡之道益久長也。傳吳天斥王
者。正義曰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
王者。倬明至之言。正義曰箋以倬為明大之
貌此厲王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天故易四牡騤騤
傳以天為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四牡騤騤
曰旃龜蛇曰旌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傳云
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
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與旃音北翩翩音篇
本亦作偏泯面忍反又各賓反徐又音民靡有黎具
民隼苟允反適長上丁歷反下丁交反。黎具

詩卷之三

三

美哉

禍以燼傳黎齊也變云黎不齊也具猶俱也災餘曰

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為

燼者言害所及廣刃黎力奚反燼才於乎有哀國步

斯頻傳步行頻急也變云頻猶止也哀哉國家之政

行此禍害比比然下此毗志反又如字統四牡至斯

為上文以喪亂憂心此言可憂之事厲王無道妄行

征伐乘四牡之馬駢然建旗旒之旂有翩翩然在

於道路常不息止王本用兵既不能以除亂但伐不得罪

而亂口生不復能平之王既不能平之諸侯自相攻

伐無有一國而不見殘滅民悉被兵今民或死或生

無有能齊一國而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為餘

滅燼耳言其時民衆死多於生以此故歎而傷之於

乎有是可哀痛哉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是可哀

痛也鄭唯以黎為不齊言其時之民無有不齊被

兵寇者又以頻為比言國家行此禍害比比然言其

行之不已也餘同傳駢至泯滅正義曰駢駢

旒春官司常文翻是旌旆行而舒張之貌故重言翻

翻也旌旆止則納之中言其行而翻翻是在路不

息以旂馬事異故再言不息由禮云在醜夷不爭夷

是齊等之言故為平也釋詁云泯滅盡也俱訓為盡

故泯得為滅變軍旅至寇虐正義曰四牡旌旒

是軍行之物亂生國滅是加兵之辭故知此言軍旅

久出征伐也王既不能平亂則備殘諸國諸侯疆弱

相陵小者滅亡大者殘破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

之用兵不得其所適所以益長寇虐也傳黎齊

正義曰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變黎不齊

至及廣正義曰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變黎不齊

有不齊被兵寇加者耳燼是燠燠然之餘言無

窮災害民之餘故云災餘曰燼言其時之餘言其害之所

命者皆死亡之餘天下之民齊皆如此言其害之所

及者廣也。傳步行頻急。正義曰：步者人舉足故為行也。事有頻頻而為者，皆急速故為急也。傳猶至比然。正義曰：頻頻正是次比之義。故云：猶比上言喪亡之道，滋益久長。此斯頻副成上文，故為行此禍害比然。傳疑定。正義曰：疑音疑，疑者安靖之義，故為定也。**國步蔑資，天不**
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傳疑定也。傳云：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為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傳○蔑音滅，疑魚陟反。復又復，又復又反。下不復，復又復。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

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傳○梗古杏反。呼報反。爭爭，下同。傳此惡故以梗為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為病不已。**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
徂東，靡所定處。傳宇居憚厚也。傳云：辰時也。此士卒從軍又勞苦自傷之言。傳○慙於中反。樊光於謹反。爾尊忽反。**多我覯瘠，孔棘我圉。**傳圉垂也。傳云：瘠病也。圉當作禦，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傳○瘠武巾反。一音。○憂心至我圉。毛以為上言不昏，注同。魚呂反。傳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皆懷憂其心殷殷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

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
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
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已守
邊之勞甚也。鄭唯圍為禦寇為異餘同。傳字居
俾厚。正義曰屋宇所以居人故宇為居俾厚音相
近義亦同釋詁云亶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亶厚是
亶亶同也。此士至之言。正義曰既是士卒自
傷則念土宇者自念已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
天下居士之不安其意以為詩人廣念天下傳既無
說箋意不然。傳圍垂。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圍
拒邊垂也孫炎曰圍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
傷在邊垂也。瘠病至之事。正義曰瘠字從病
而以昏為聲是昏忽之病箋讀圍為禦者若守邊垂
不得為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為禦寇
之為謀為忘亂況斯削傳忠慎也箋云女為軍旅之
謀為重慎兵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

任非賢○慈音祕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執逝
不以濯○濯直魚反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
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熟物之用濯謂治國
之道當用賢者○濯直魚反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
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難乃旦反疏為謀至
正義曰此以王無賢輔欲教之用賢言觀汝王為軍
旅之謀為重慎兵事雖心欲重慎而謀慮不長更使
亂亡滋甚於此日見侵削皆由所任非賢行之失理
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

詩九卷之六

六

詩元本

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乎者乎言以水濯手則可以止熱以與誰能處危亂之國而治之不用賢人行禮者乎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矣以其拒諫無謀故當至於滅亡。傳忠慎。正義曰釋詁文。○汝為至非賢。正義曰承上軍旅之事故知。○謀為軍旅之謀慎為重慎兵事也厲王謀則失機師。○出多敗為人所陵故為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也。○傳濯所至救亂。○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女若至禍難。○正義曰王肅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為不受之勢故以為假設。○拒已之辭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如彼逆風亦孔。○一人之言故以為君臣俱陷於禍難。

之優民有肅心辨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

鄉優啞辨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

肅進逮及也今王之為政見之使人啞然如鄉疾風

不能息也王為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及

却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

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

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禮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

音晉耕反徐補耕反本或作耕同逮音代一音大計
反好呼報反注但好同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

詩九之三

七

卷

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惟寶同。穡本亦作畝。音色。王申毛謂叔穡也。鄭云吝穡也。尋鄭家畝一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下同。吧鳥合反。令力呈反。食不能治人者。食於人音嗣。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詩云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吝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疏。如彼至維好。毛以為傷而戒之言。王之為政使人見之如彼。嚮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為之吧。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之虐。逆於人心之甚也。由此王不任賢。故又陳而戒之。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王當任用。反却退之。使去不得。及門而維任。小人甚可傷也。又教王用人之法。當愛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於民者。使之代無功者。食天祿如此。則王政善矣。民心樂之。所以然者。此知稼穡之事者。維為國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維使政之好也。王何不擇任之乎。鄭唯下四句為異。王既退賢者。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居家吝。吝及聚。

欽作力之人。今代賢者處位。食祿又言王愛小人之甚。王見此居家吝。穡之人。維以為寶。使此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維以為好。以此故使政亂而民憂。○傳。郭璞曰。嗚吧。短氣也。并使釋詁。文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祿是君之所授。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是祿亦天上天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異於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其君上之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疏。肅進。正義曰。肅進。逮及皆釋。詁文吧者。風吧。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論語云。屏氣似不息者。是也。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責以仕進者。得入君門。故謂不居位者。為不得及門。論。

語云從我於陳蔡皆不及門者是其事也鄭以文勢
并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稼穡為進惡故以稼穡為
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為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
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居家吝嗇為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斂作
力之人而用心作力也直言力民不言作力之事而
知於聚斂之事作力者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
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是聚斂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
貪而重賦斂故知所愛力民其為已作力於民為君
作力於人唯聚斂耳故知力民代食是使聚斂作力
之人代賢者食祿也明王之治人者食於人謂
居官受祿取食於人也此文孟子有治人者食於人謂
賦斂養食賢人也此文孟子有治人者食於人謂
不宜代賢人食祿之意也所引禮記者大學文也盜
者避忌主人有食祿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
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

民盜臣則止害財財輕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
臣王政之大害而樂記云君子聽笙芋簫管之聲則
思畜聚之臣復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
輸稅若載師倉人之類非冉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
記云畜聚不言聚斂與此異也○此言至而已○
正義曰重舉此文明是責王之貴好之也傳於上文
既異於鄭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
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當然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蟲賊稼穡卒瘁云滅盡
也蟲食苗根曰蟲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
盡瘁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
立者謂蟲孽為害五穀盡病○蟲莫侯反說文作蟲
作蠶云衣服謂草木之恠謂
之妖禽獸蟲蝗之恠謂之蠶
哀恫中國具贅卒荒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傳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變云

恫痛也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係屬於兵役家家空

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為下此災通本又

作同贅之芮反又拙稅反穹起弓反朝直通天降至

遙反下皆同與音餘下所行者惡與同通穹蒼○

正義曰言天以王貪酷之政故下此死喪亂國之災

以滅盡我所恃立以爲王者之物謂災害五穀也又

說災害之事降此蝨賊殘食苗稼之蟲食民所斂種

之稼穡莫不盡被病害是滅我立王也既天災如此

以致兵亂可哀痛哉今中國之人俱見繫屬於兵役

家家盡皆空虚是深可哀矣何謂汝之朝廷群臣無

有欲衆力一心共諫諍王以念止此穹蒼上天所下

之災者乎○通滅盡至盡病○正義曰滅盡釋詁文

蠹食根曰蠹食節曰賊釋詁文卒盡痒病亦釋詁文

以此經文勢相接於滅我立王之下即言蟲災病穀

則知滅我立王者是滅穀也故箋辨之窮盡我王所

恃而立者正謂蟲災爲害五穀盡病以言盡故知摠

五穀也○傳贅屬至蒼天○正義曰贅猶綴也謂繫

綴而屬之長發云爲下國綴旒襄十六年公羊傳曰

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孟子曰太王屬其耆老書

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爲屬漢書謂男子在婦家爲贅

婿亦此義也穹蒼蒼天釋天文李巡曰古時人質仰

視天形穹隆而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是也○通恫

痛至此災○正義曰恫痛釋言文以贅是繫屬故民

所繫屬唯兵耳故知繫於兵役家家盡空虚矣言悉

從行也旅訓衆也故知靡有旅力責朝廷曾無衆同

力諫爭念天所爲下此災也衆力則非一人所能故

摠之而云靡有者責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

其無有發此心者考慎其相傳相質也變云惠順宣徧猶謀慎戒相助

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

詩經卷之三

卷之三

事編謀於衆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

之審○相毛如字鄭息亮反編音遍下同行下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云臧善也彼

不施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之臣皆善

人也不復考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

盡迷惑如狂是又不宜猶○肺本又作肺○肺本又作肺○肺本又作肺

為上責王不任賢此言不能任意維此至德順民之

君為百姓民人之所瞻仰者乃執正其心編謀於衆

又稽考誠信用其賢明之有美質者以為臣維彼不

施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已心謂已所任使之臣皆

為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自以已有肺腸行

心所欲不謀於衆人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盡皆

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衆無可瞻仰也○鄭唯考誠

其輔相之行為異餘同○傳相質○正義曰傳讀相

如金玉其相故以為質○謂大賢之人有美質者其考

慎之義亦當與箋同○惠順至之審○正義曰惠

順宣編釋言文慎誠釋○文以相為相導之相故為

助也秉訓為執猶訓為謀君之用臣必謀之朝廷故

云執王心舉事必謀於衆假使衆雖同舉或言非誠

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

言其釋賢之審謂順民之君能如此也○臧善至上

言惠君如此不順者不施順道之君也獨者自以已

詩經卷之三

二

上

君宣猶之也言又者對不考慎為文也上先宣猶而後考慎此反上文而倒者以此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云民人所瞻此當有民人不瞻之意此云俾民卒狂上應有使民得理之意文既不同故互相先後臣實不善而謂之為善是不考慎自行所欲不謀於眾是不宣猶故箋隨文所反而引以譬之故與上文倒也
瞻彼中林 牲牲其鹿朋友已諧不胥以穀 **傳** 牲牲衆多也 **箋** 云諸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相輩耦行牲牲然衆多今朝廷群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 **聲類** 云聚貌諸子念反本亦作僭相輩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傳** 本作相配背音佩卒章同 谷窮也 **箋** 云前無明君却迫罪後故窮也 **傳** 罪役一

罷音 瞻彼至維谷。正義曰此責臣不相信令者是其群鹿鹿乃走獸猶以其林之處乃見牲牲然衆多喻朝廷群臣亦當以善相與共處官位何為今彼群臣朋友皆不如此僭差情不相信不肯相告以善道者是乃鹿之不如也既政惡如此上下有害古之賢人亦有言曰無道之世其民前無明君却迫罪役其進與退維皆困窮此即今時是也 **傳** 牲衆多也 **箋** 正義曰牲即誦字誦此即今時是也 **傳** 牲衆多也 **箋** 諸不至不如此。正義曰讒僭是偽妄之言故為不信也胥相釋詁文以猶與者解以穀之義也穀善亦釋詁文事有相對勢有相與者解以穀之義也穀善亦釋詁鹿之牲牲者為相親善矣故言鹿相輩類偶匹為相親善之意群臣皆相欺背不相與善是則不能牲牲故言鹿之不如 **傳** 谷窮 **箋** 正義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 **傳** 前無至故窮 **箋** 正義曰人君是施政之本民心所向故此故進退有窮也王肅之後民心所畏故以為却以此故進退有窮也王肅

詩疏

三

王肅

云進不遇明君退不遇良臣維以窮筭不然者以臣

之佐君共成其惡不宜分之為二故以施政本末為

進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傳瞻言

百里遠慮也○云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

而王不用有愚闇之人為王言其事淺且近耳王反

迷惑信用之而喜○覆芳服反下及注除覆蔭字皆

友匪言不能胡斯畏忌○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

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皁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

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別彼列反○疏維此至畏

曰此又言王親愚遠聖而賢者不敢言之維此聖而

誦知之入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知於百里之事而

王不寵用之維彼愚而蔽闇之人其所觀視而言

乃遠不過知於分寸之理今王反迷惑以歡喜用之

賢者見王如是實能辨其善惡非是言之不能其實

能辨言之而不肯言之者何乎此乃畏懼犯顏得罪

故不敢言之刺王寵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

愛愚人虐而拒諫○云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

是顧是復傳迪進也○疏云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

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複之

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迪徐徒歷○疏迪進○正

訪○國有至小人○正義曰王不求索者謂不肯求

念謂初即見顧眷而念愛之既用為官又重複而昇

進之故亦分為二維顧小人不求進賢者言其忽賢

者而愛小人之貪亂寧為荼毒○云貪猶欲也天下之

詩卷八

三

余宗

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為苦毒之行相侵暴慍

恚使之然○茶音徒**疏**貪猶至之然。正義曰貪

欲也民性本好安寧今所以貪欲亂亡者以疾苦王

者之政欲使天下之亂得喪滅此王也茶苦葉毒者

螫蟲荼毒皆惡物故此惡行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民

欲其亂亡故安然而為此惡行以相侵暴謂強陵弱

衆暴寡也此非民之本性乃由溫恚王者使之然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傳**隧

道也○云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

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大毛如

遂音**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傳**中

垢言闇冥也○云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

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

舌口**疏**大風至中垢。正義曰上言王用惡人此又

反有其道乃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也以喻賢愚所為之

行亦自有其本乃由彼有稟天性而然由善惡自有

本性所行各依其本維此善德順道之人其所起為

之事皆用其善道行昭明之德維彼反道不順之人

其所行作之事皆不以其善用闇冥之行是各受天

性不可改移刺王用此不移之惡使行政亂民。**傳**

當陳隧者并煙木刻謂當陳道也。**○**西風至其性

○正義曰西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彼大作泰孫炎曰

西風成物物豐泰也以下文說良人與不順之人性

行故知喻賢愚各由其性。**○**中垢言闇冥也。正

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傳**類善也○

詩經

四

余宗

云類等夷也對答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卧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

效之○敗伯邁反注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傳覆反也

效云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形其

敗類之驗○悖蒲對反疏大風至我悖○毛以為大風之

有性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言其敗善之事見彼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卧如醉

居上而為此行令使下民效之非能聽用其言反使我下民效之為悖逆之行是以惡行敗善也○鄭唯

類為等夷為異餘同○傳類善也○正義曰釋詁文

○善不宜言敗善也類者比類故為等夷謂尊卑齊平朝廷之人禮記注引四皓曰陛下之人等夷亦謂尊卑

等也聽言與誦言相對誦言是誦習詩書之言則誦言非典法之言故以為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道聽塗說者也貪人之識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合其志意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卧如醉

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臥史記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悟

如醉然也民之所為皆效君上故曰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言或者容其不必盡然○傳居上位至之驗

○正義曰居上位而不用善即上誦言如醉是也由

其不能為悖逆之行詩人善此等類是以形見其敗

類之驗也敗類者謂敗其朝廷等類此使民為惡行

則非其等類而以此為敗類驗者以善人與惡人為

故為善人欲教人為善今惡人教人為惡是善者敗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

恣東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

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問如字既之陰

女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等云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

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

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陰鄭音蔭覆蔭也王

白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赫鄭許嗟爾

嫁反莊子云以梁國赫我是也難乃旦反至來

赫○正義曰上既言貪人敗善故又責此貪人嗟乎

汝朋友謂朝廷臣等我豈不知汝之所行者為惡與

言已知其惡也為惡不已如彼翻飛之蟲恃其羽翮

之力自恣東西南北有特亦為弋者所獲言貪人恃

此詐偽之智自恣侵害良善有時將為所誅恐汝

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陰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

行汝何為反於我來赫然而拒我也言其不受忠告

必將誅滅○嗟爾至誅女○正義曰此言朋友還

是上之貪人貪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朋友者意欲

親而切嗟之故以朋友言之經言飛蟲箋言飛鳥者

為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二百六

十鳳皇為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放縱久無所拘制

謂侵害善人作惡不已則將有人伺汝之間暇誅汝

謂知其間隙發揚其罪告王使誅之也○赫炙○

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已之意故轉為赫與王赫斯

怒義同是張口噴怒之貌故箋以為口拒人謂之赫

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

反來赫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

也誤民之罔極涼善背傳涼薄也等云職主諒信也

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為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

詩疏卷之三

一

卷之三

○涼毛音良
鄭音亮下同
為民不利如云不克
云克勝也為政

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
○酷口
民之回適

職競用力
云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為政

者遂用彊力相尚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
○邪似

疏
民之至用力○毛以為上既為不善政使民俗亦

善於相欺背之由是此無中和之行主為偷薄之俗唯

政為民所不利者如云恐畏不勝其人者然言其盡

力為酷唯恐不勝也上以虐政臨下則姦巧避責

今下民之行皆邪僻矣主為競逐用力言民皆以力

相陵由王化然也○鄭以為民之無中正者主由在

上信用小人之工善於相欺背者下二句言民之所

以邪僻主由為政競逐用力唯以強力相尚務勝其

民故下民愁苦皆為邪僻也餘同○**傳**
涼薄○正義

國涼者薄之別也莊三十二年左傳曰魏多涼德

魏君薄德是涼為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為薄

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為薄職為民所主

為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

職
主不欺違○正義曰職主諒信皆釋詁文箋以

為民意所主故易傳以諒為信由為政者信用小人

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下民皆無中正學相欺違也

善其事曰工故以工解善○**傳**
競逐至多端○正義

曰釋言云競逐強也俱訓為強故競得為逐逐用強

文

云為政者主作盜賊為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

行流

一

庚定也

也。○令力。涼曰不可覆背善譽。○云善猶大也。我諫

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言言拒已

諫之甚。○詈力。雖曰匪予既作爾歌。○云予我也。女

雖觝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為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

當受之而改悔。○觝距都禮。○民之至爾歌。○毛以

下民之心未能安定矣。今民心皆主作盜賊相為寇

害是未得安定矣。以民之不定故我以信言諫。王曰

汝所行者於理不可望。王受而用之。反背我而大罵

詈拒已作此惡事云非已所為。汝雖言曰此惡政非

我所為。我知汝實為之。已作汝所為之。歌歌汝之過

汝當受而改之。○鄭唯上一句為異餘同。○傳。戾定

○正義曰。釋詁云。戾定止也。俱訓為止。是戾得為定

也。○毛以職盜為寇為民所主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

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

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云仍叔周大夫也。

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

也。雲漢天河也。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

○仍而升反。撥半末反。行下孟反。銷音翦。去起呂

反。復扶又反。下注復重并篇末注同。見憂竝如字。

徐憂於。○漢詩者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也。

救反。○

○

以宣王承其父厲王衰亂之餘政內有治亂之志
遇此旱災而益憂懼則已身以脩德行欲以善政
而銷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喜於王者之化復
能施行百姓見王所憂矜故仍叔述民之情作是
雲漢之詩以美之也必本之於厲王之烈者為撥
亂張本明宣王悼父之非自力為善已有撥亂之
心志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撥亂者
以前有衰亂欲治理之哀十四年公羊傳曰撥亂
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何休云撥猶治也其意言
春秋撥亂而作欲治此亂世使反諸正道是撥亂
為治亂也遇災謂旱災即經旱既太甚是也側者
不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欲行
善政以消去此災也喜於王化復行者厲王之亂
王化不行宣王施布王化故喜其復行經稱憂其
旱災為之祈禱即王化行也王之憂旱正為百
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非百官也宣王遭旱早
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為宣王元年
不藉千畝饒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

至六年乃雨以為二年始旱旱積五年謚之此
無所憑據不可依信經八章皆言王之憂旱百姓
喜之之事○仍叔至烈餘○正義曰仍氏叔字
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
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則
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
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年六年至其
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為別人可也
何則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
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為別人可也烈餘釋詁文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傳回轉也云雲漢謂天河也昭

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

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倬陟角反王云著也

反貪也本又作渴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苦葛反篇末同

饑饉薦臻

傳

薦重臻至也

箋

云辜罪也王憂旱而嗟

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

饑饉之害復重至也

饑音飢又音機饉其斬反薦在見反臻側巾反重直用反下

同與音餘下所困與精誠與殺我與同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

寧莫我聽

箋云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

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

曾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與雲雨

聽依義吐定反協句吐丁反為于偽反

下偽旱同

疏俾彼至我聽。正義曰於時旱災已甚

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其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未

人簡罪而為天所罰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饑
饉之害頻頻重至也何罪故以訴之又言已為旱之
故祈禱明神無有神不求而舉祭之者言其禘祭羣
神又無愛於此二牲言其不依牲物又禮神圭璧既
已盡矣言已牲王不愛精誠又甚何為諸神曾無於
我而見聽聆欲加祐助者而使旱災若此也。
雲漢至候焉。正義曰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為一故
云天河也昭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
漢是天河河水光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
辰及風雲之氣冀見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以
天河水氣與雨為類觀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宣王
意在天河故作者特言焉。**傳**薦重臻至。正義曰
釋言云荐再也僖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
饑為荐此薦與荐字異義同故為重也臻至釋詁文
災亂亡之道正謂旱是亂亡之道理也定本集注仍
字皆作乃字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為旱
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

年不熟故云饑饉之害復重至也。言王至雲雨
○正義曰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
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年十有二聚萬民
其一有曰索鬼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
者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
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
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
牲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
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
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
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
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
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瓚以
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
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
有多名言圭璧為其摠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
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僖二十五年左傳曰凡
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

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天之見異所以謹
人君只欲令改過脩善非為求人飲食而降此災異
於時魯不罪已脩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望天
不為咎故傳據正禮諸侯當用幣於社以告請上公
有幣無牲謂救上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
水旱荐至禱祀羣神以祈福祥遏止災沴考則不得
不用牲也。何則司徒荒政索鬼神謂祭之也。若不
以牲祭索之何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禳
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
祭星也。雩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
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用牲也。又
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禴禘禘政說注云
造類禴禘皆用牲政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
牲也。歲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為假祭羣神未必能已
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
為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周當責躬罪已求天禱神
罄忠誠之心為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為此

詩疏

卷

葉

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情可矜不
得不為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耳 旱既大

甚蘊隆蟲蟲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箋云

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大音泰徐他

同蘊紆粉反本又作焄紆文反韓詩作鬱同蟲直忠

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燼云熏也郭又都冬反韓詩作

然一本作雨雷之聲當殷殷然不殄禋祀自郊徂宮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傳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

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

也為旱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

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奠徒薦反瘞於例

側皆反本亦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

作齋徧音遍躬傳丁當也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斁敗也奠瘞羣

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

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旱耗敗天下為害曾使當我

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耗呼報

惡也斁丁故反說疇旱既至我躬。毛以為皆述宣

文字林皆作釋疇王之辭言天雨不降旱勢已太

甚矣其暑氣蘊蘊然雷聲隆隆然熱氣熾熾然酷熱

如此無復雨意故我勤於請禱不絕其潔敬之祭既

絕已其祭之禮則上祭天下祭地而天則奠其禮地

則瘞其物從此以至於百靈無神而不齋肅尊敬之

者言皆尊敬之我精誠如此雨澤不降是先祖后稷

詩心

不能福祐我也。皇天上帝不能臨饗我也。若稷能祐我，天意臨我，則應助我，以福何故？以此旱災耗敗天下土地之國，曾使正當我身有此旱乎？鄭唯不克氣附人之氣，故云而暑溫字定本，作蘊隆隆是雷聲不絕之狀，故云而雷燼燼是熱氣蒸人之貌，故云而常之熱而蟲蟲又甚熱，故暑熱異其文，釋訓云燼燼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也。隆隆至殷殷然。正義曰：以雷雨相將，燥旱不得有雷，故辨之云非雨。雷取殷其雷，以證之，明雷同而事別也。傳上祭至祭之。正義曰：郊為祭天，郎此上也。既為天下與之對，故知是地也。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為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子言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天地各舉其一，互以相通。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郎司徒荒政，索鬼神是也。言此者，解靡神不宗之意。郎司宮室至編至。正義曰：以言祭事而云宮故，知宮為

宗廟也。祭郊祭廟，不必同日為之，而云自郊徂宮，為相因之勢者，明其不絕之意也。靡神不宗，與奠瘞別句，則所宗者，天地之外，其餘百神而箋連其文云：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以奠瘞即其敬之事，明其餘羣臣亦奠瘞之，無不者，廣及之辭，言其祭祀編至也。傳丁當。正義曰：釋詁文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為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則能與臨饗異文者，以后稷是已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苦其不能耳。天則非已之視，故云不臨。○克當至之郊。正義曰：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為刻，刻則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洪範云：彝倫攸斃，斃是恐敗之義，故為敗也。不知困苦不視，精誠其意亦同。正以困苦欲其知精誠，欲其見故分屬之耳。上帝與上郊至，宮文倒明，又見從宮。早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至郊為不絕之義也。

詩經卷之五

卷之三

禮記

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傳推去也兢兢恐也

業業危也孑然遺失也黎云黎衆也早既不可移去

天下困於飢饉皆心勤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

雷霆近發於上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

有孑遺者言又饑病也推吐雷反注同兢兢本又作

霆音庭又音挺一音徒佞反孑居陵反業如字郭五谷反

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傳推至也黎云摧當作催

唯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

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相毛如字鄭

反又子雷反鄭疏旱既至于摧。毛以為宣王言

下困於飢饉心動意懼皆兢兢然而恐怖業業然而

憂危其危恐也如有霆之鼓於天如有雷之發於上

言其恐怖之甚也疑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其餘不

死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滌而不餓病者言死亡之

餘又皆飢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於我民使

有遺留其意將欲盡殺我民也先祖之神見天如此

何不助我畏此旱災使天雨也天若不雨民將餓死

先祖之神於何所歸而至乎言民盡餓死則神無所

歸欲令先祖助已憂也此胡不相畏責先祖不助已

則先祖之文宜在胡不之上但下之與于摧共句耳

○鄭唯以于摧為嗟嘆告困苦之辭為異餘同○傳

推去至遺失。正義曰推是遠離之辭故為去也釋

訓云兢兢戒也。以恐怖而後戒懼故為戒也業業危

遺漏定本及集註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

誤也。黎衆至饑病。正義曰黎衆釋詁文以旱

黎衆至饑病。正義曰黎衆釋詁文以旱

災殺人而言周餘衆民故知餘是死亡之餘既言有
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子遺無有子遺乃是
悉盡之言故知無有子遺謂餓病也其意言死者已
死存者又餓無有子然不餓病者非謂盡死無子然
也○**傳**推至○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
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
故轉推爲唯唯者咨嗟告困之辭以上言死亡者已
死遺餘者復病是天氣遂欲餓殺我也解則不我遺
之意相訓助也畏是懼也故言何爲不助我恐懼使
天雨也責其不助已者責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
呼之既呼即吁嗟告困故先祖與于唯共句爲文勢
然**早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
止靡瞻靡顧**傳**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
命近止民近死亡也**箋**云旱既不可却止熱氣大盛

入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處衆民之命近將死亡矣

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沮在呂反

或作悒音同近附近之近芘音秘又必**羣公先正則**

二反本亦作庇陰於鳩反本亦作廢**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傳**先正百辟卿士也先

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

曾無肯助我憂早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

天雨○辟音壁下同**疏**言早既至忍予○正義曰宣王

却之矣故使早之爲勢赫赫然既盛炎炎然薰熱其

時之人不能堪之皆云我欲避之無庇陰處所是早
熱之甚以此之故令多大衆民之命近將死亡言其
去死不遠上天何曾無肯瞻察無肯顧念而哀閔之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也既言怨天不顧念又復廣訴明神古者有德之群
公及先世之長官百辟卿士之等何曾不於我民助
憂此旱今天降雨也其為民之父母者先祖文王武
王如此聖德應能動天何曾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是
欲不為民之父母棄此民故訴之○**傳**沮止至死
○正義曰沮者止壞謀慮之言故為止也赫赫燥熱
之狀故為旱氣釋訓云炎炎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
人是炎炎為熱氣也命者人所稟受之度死則謂之
命盡今言大命近止言期不遠將漸故為民近死亡
大者多衆之辭故箋以為衆民之命○**傳**先正至父
母○正義曰正者長也凡在世為官之長又與羣公相
配故知是百辟卿士也凡在民上皆欲為民父母但
他人稱之唯謂受命安民者也於民則為父母於周
則為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為民父母故稱父母
欲見先祖父母為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
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
命立功不足徧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
傳百辟至天雨○正義曰解其訴先正不助之意由

零祀所及故也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零祀百辟卿士
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勾龍
后稷之類彼以經無羣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蕪
羣公矣此則羣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為卿士以
下凡有采地皆稱曰君舉衆言之故謂之百辟鄭唯
言百辟卿士零祀所及不言羣公羣公亦是零祀所
及即月令注云上公是也但乘傳而說又據月令成
文故不言羣公耳百辟卿士訴其不助我憂旱先祖
文武言施忍於我不使天
雨二文不同互以相足
早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
為虐如暎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傳**滌滌旱氣也
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暎燎之也憚勞熏灼也
云憚猶畏也旱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
草木焦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

於火言熱氣至極○滌徒歷反魁蒲末反倓音淡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焚本又作樊

同扶云反憚毛丁佐反韓詩云苦也鄭徒旦反熏本又作燠許云反燎力皎反又力照反焦子消反難乃

且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遐○云不

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遜遜

慙愧於天下以無德也○遜本亦作早既至我遐

王言早勢已太甚矣其早氣乃滌滌然害及於山川

使山無木川無水也又熱氣積聚生此早魁之神為

之焚燎然也我王之心又勞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

如為火所熏灼於已以早熱之極又告訴明神羣公

先正曾不於我有所聞察而告知其精誠邪而不使

天雨昊天上帝何曾使我心遜遜慙愧於天下也以

無德不能致雨故王心所以慙愧○鄭唯以憚暑為

畏懼此暑為異餘同○滌滌至熏灼正義曰此

皆為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氣也旱氣之害於山川

者故為山無木川無水蓋以少而不茂非全無也魁

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

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魁所見之

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

旱灾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

以為人所執獲也焚燎皆火燒之名下有如焚故以

倓為倓也定本經中作如倓倓勞釋詁文毛讀

為倓丁佐反故為勞也熏灼俱焚炙之義故為灼也

讀為憚徒且反憚猶畏也此與上章同言旱事而先

輕後重使稍稍益甚故至於此章言害及山川又生

魁鬼為加增於前故箋言為害益甚上言而害益甚

上言云我無所直是民無所庇此言王心畏憚以見

其甚於前也以天子之尊寒暑有備尚云畏難此言

熱氣至早既太甚龜勉畏去胡寧殄我以早憯不知

極也

其故

○

云瘧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

所尤畏者魃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

而致此害。

○黽彌忍反。又音洵。瘧都田反。沈又都薦反。韓詩作疹。恥吝反。云重也。楷七感反。曾

也。禱丁老反。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

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悔恨也。

○云虞度也。我祈

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

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

也。○莫音暮。本亦作暮。明神本或作明。此害。○正

祀怒協韻。乃路反。度待洛反。下同。此害。○正

義曰。以瘧字從病類。故為病也。黽勉者。勉力事神。是

急於禱請。承上章旱魃之下。故知所尤畏者魃也。水

旱之灾多由政失故

○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言

○我祈至不晚。○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即以社以方是也。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

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

○歲凶年穀

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云人君以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

人無賞賜也。鞠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

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

○鞠居六反。疚音救。本或作交。又作究。同。趣七口。又

趣馬官名。秣音末。穀馬也。說文作秣。弛式氏反。本又

作弛同縣音玄籛許氣反長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傳

丁丈反下之長同勞力報反靡人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

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

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調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

能豫止音周瞻印昊天云如何里箋云里憂也王愁

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

字憂也本亦作瘞爾雅

作悝並同王曰瘞病也

厄宜王言今旱既太甚矣歲凶如此汝羣臣宜且離

散無復羣臣朋友之網紀王者班爵賜祿所以網紀

羣臣今祿餼不足是無網紀也祿既不足故設辭閔

之窮困哉汝眾官之長飢病哉汝冢宰及趣馬師氏

膳夫左右之官所以今汝窮困哉汝等諸臣無有一

人而不調救其百姓困急者謂諸臣之中無有自言

不能調救而止不為者以此分貧血寡之故使汝等

益困也王見群臣之困如此乃瞻望而仰視昊天

之云唯靡人何使我如此憂也欲令天知其憂愁得

之以鄭唯靡人何使我如此憂也欲令天知其憂愁得

言王竭其所有欲與羣臣俱困不自留以為餘糧也

餘同傳歲凶至不樂正義曰釋天云夏曰歲周

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

穀一熟也然則歲之與年異名而實同歲凶謂此

凶也年穀不登登成也謂此年之穀不成熟也此

凶年之實故言歲凶為之曰於此之時則趣馬之

詩經

卷

出

也曲禮又有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不秣
意同而文異耳左右君之左右摠謂諸臣不脩者無
所脩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歲凶者摠辭
而其凶有大小故穀梁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歉二
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皆是歲凶也趣馬主馬故言不
秣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
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其近王之兵故令
弛其兵也大司徒荒政共十有二曰除盜賊注云除
之者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則當用兵此言弛之
者弛謂舍力不役之耳其除盜賊之兵不得廢也故
春秋僖二十一年早左傳緡臧文仲慮無道之國因
凶加兵勸僖公使脩城郭明凶年盜賊益預防之彼
以春秋之世強弱相陵文仲度時而言勸脩城郭不
是凶荒之年必須脩城也馳道不除者曲禮注云為
妨民取蔬食故也穀梁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除四
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之地官均人注云人食二釜
之歲猶云旬用一日是小凶之年猶有道渠之役也

言祭事不懸則有事但不懸樂耳穀梁傳又曰大侵
之禮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之祭不用
樂也司徒荒政九曰蕃樂杜子春云蕃謂歲樂器而
不作是凶年吉事皆無樂也徹膳者天子曰食太牢
今減損之也曲禮云君膳不祭肺注云不祭肺則不
殺以人君之於凶年今不殺矣而穀梁大侵之禮又
云君食不兼味白虎通云五穀不熟故王者為之不
盡味大戴禮云不備牲言不兼不盡不備是猶有牲
肉但不備之耳然則鄭云則不殺者謂不如常法日
日殺之耳非是常不殺也其非大侵者謂不如常法日
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鷄鶩二穀不升去鳧鴈三穀不
升去兔四穀不升去圉獸是凶有大小所徹不等也
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亦明皆飲酒而不樂也
抑云祝爾友君子是正義曰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
不可廢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
困於飢不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即分散去朝
也衆官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夜病

釋詁文經言鞠哉庶正是德言群臣又言疾病哉乃
 歷數其人夜哉之文通及於下豕宰以下亦是庶正
 故箋摠之云窮哉病哉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
 言為深閔之辭。周救至不能。正義曰以救而
 念之周備故周為救也無不能止者無為不能救人
 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止而不
 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
 發倉稟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
 言上下同也。周當至豫止。正義曰以周救於
 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為調以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
 足則此言當謂王救群臣不宜為群臣救人故易傳
 以為王雖不得如常豐年依法祿賜以諸臣困於食
 故人人亦調給之權時救其人急若言王盡恩於臣
 也。里憂。正義曰釋。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
 話文彼里作悝音義同。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

君子昭假無羸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傳。嘒眾星貌假

至也。云假升也王仰天見眾星順天而行嘒嘒然
 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羸
 綏之時今眾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
 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假音格沈云
 鄭古雅反羸音。何求為我以戾庶正。傳。戾定也。云
 盈幾居豈反。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為我身乎乃欲以安定眾
 官之長憂其職事。為于偽。瞻印昊天曷惠其寧。傳。
 云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
 渴雨之時也得雨則心安。令力。瞻印至其寧。毛以為上閱群

詩經卷之八

廿一

音原富

臣同恤此又勸以終之宣王以早之故遂瞻望仰視
於昊天唯見有彗然光明之衆星以天星炳耀未
雨徵遂感而而言曰汝卿大夫之君所同恤者當
見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而不敢散所以然
多而衆人之命皆近於死言能救而全之則功成
贏而不救以棄汝之成何止求為我欲存於民乎
又云令汝必救之者何止求為我欲存於民乎則
以安定汝之所居為此衆官之長以其為官之困
與君同憂故勸使救民以自安定王既勸群臣仍
民困又瞻望仰視昊天訴之云昊天何時當順我
求其令我瞻望仰視昊天訴之云昊天何時當順我
為王既調我心得安寧言求而得雨則心安也鄭
有彗孽然其星順天而行無時止息因感謂群
臣卿大夫之君子此天之光耀升行至極無自贏
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汝等亦當去天無贏
我求雨無得解急棄汝成功言天不應盡殺衆民
將不久若其得雨即成功言天不應盡殺衆民雨
將衆至假至○正義曰以彗文連星故為星貌假至
釋

○正義曰以彗文連星故為星貌假至釋詁文王
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
私贏之而不救之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勢
死亡當賑救之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勢
上章或亦不同今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假升
至勸之○正義曰假非釋詁文以承天星之宜為
天星光耀升行故易傳也仰天見星即戒大夫君子
故知見衆星順天而行意感也天以天星升行不
人亦當然因此而勸之言無棄爾為戒勸之辭故知
令勉之助我此又解度已求雨所以得為成功者以
天之生民終無盡殺之理今民命近死若其民當
生復無幾何時必應得雨故以此言勸之○使女
至職事○正義曰此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
助王憂雨於已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已亦所以
安定其身故云何但求於我身乎
乃欲安定汝衆官之長憂其職事

雲漢八章章十句

詩經卷之五

十一

禮記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二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

賞申伯焉箋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

申國名音崧胥忠反釋名云崧竦也甫本又作父

保毛疏崧高八章章八句至伯焉○正義曰崧高

反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

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褒崇賞

賜申國之伯焉以其褒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

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

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建國皆謂天子分國土地造邦國以封人為諸侯也唯周禮惟王建國鄭以爲建立王國與此異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封立謂之建賞勞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褒賞者錫賚之名車馬衣服是褒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褒無土建國曰封中候考河命曰褒賜群臣賞爵有分稷契臯陶益土地然則益之土地褒也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新往謝邑是爲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爲褒崇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雖爲申伯發文要是摠言宣王之美其褒賞申伯乃叙此篇之意經入章皆是褒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車乘馬是褒賞之實也○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車乘馬言宣王北伐吉甫爲將軍將皆命卿也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爲王官故言周之卿士也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

官多以尹爲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爲氏明其先嘗爲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云戊申故知申爲國名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崧高貌山

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

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魚。嶽字亦作岳。魚角反。白虎通

云嶽者何。搆功德也。駿音峻。守維申及甫。維周之翰。音狩。本亦作狩。夏戶雅反。下同。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傳翰幹也箋云申申伯也甫甫

侯也皆以賢知入為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

扞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

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旦。翰反。又

音寒。蕃方元反。知音。智本或作哲。楨音貞。難乃。旦反。又

旦反。扞戶旦反。相息亮反。贖音樹。一音常。欲反。高

至于宣。正義曰。此方美申伯之見。賞本其先祖所

由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山。其山高。大

上至于天。維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神靈。和氣以福。祐

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神靈。和氣以福。祐

其神祀。故佑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

有賢智。維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為周之卿士。楨幹

臣若四表之國。有所患難。則往捍禦之。為之蕃屏。四

方之。處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使霑王化。是由神所

祐。故有此賢智也。○崧高。至大功。○正義曰。崧者

山形。竦然。故為高貌。○劉熙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

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李文。李巡曰。高大曰崧。竦也。亦高。稱也。

中。岳。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岳者。何。搆也。

搆。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搆。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

方。之。故。謂。之。岳。也。傳。言。當。堯。之。時。有。姜。氏。之。岳。也。又。解

此。岳。之。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之。時。有。姜。氏。之。岳。也。又。解

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子。孫。使。之。歷。代。有。國。德

當。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代。有。國。德

詩經卷之三

三

余八十一

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建官而立四伯主
四時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皆謂共工之從孫四岳
而之不言曰祿四岳國命為侯伯皆謂伯夷為四岳此
佐之言又曰祿四岳國命為侯伯皆謂伯夷為四岳此
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此四
與崧高而五也孝經鉤命四岳云五岳東岳岱南岳
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南岳也
故王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
然春官大司樂揚州之五岳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
閭山在雍州之霍山并五岳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
州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察據更見異意也釋山
之注云河南華河西岳東代河北恒江南衡陳此
發首云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察據更見異意也釋山
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為五岳明
有為之理鄭綠此肯以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
弁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
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而官職方氏

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四者為四鎮今司樂
衡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四者為四鎮今司樂
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者為四鎮今司樂
當為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名取故傳會爾雅職方
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也或以為雜問志有
岳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或以為雜問志有
云周都豐鎬故以只岳為西岳周禮而岳山為西
岳不數崧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周禮而岳山為西
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岳也周禮而岳山為西
都岳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壞何則軒居已所
處柯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無方
改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無方
岳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志首尾
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為
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恒山為北岳崧高為
中岳若五岳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以此五者末
為岳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此五者末
貌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北岳降神祐助姜氏姜

詩經下

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
名東岳岱南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為東岳
霍一山為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為
尊五岳長王者受命而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
為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
物伏北也皆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然爾雅云
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
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推云天柱謂
之霍山地理志云衡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
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
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為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
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
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
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也而學
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
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夔言為
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

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為南岳豈諸文
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
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為侯伯
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常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
四岳也為四岳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為四
伯也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各則鄭語所云伯
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
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
禮之官舜時為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
鬼地祇之禮摠主諸神故掌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
之末年庶績多闕義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岳內
八伯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岳內
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
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
掌四岳之祀者則四岳皆掌之由掌四岳故獨得四
岳之名伯夷所掌編掌四岳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
亦摠謂四岳故傳廣以四岳解之明不編指一山言
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

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
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
○四岳之祀而不辯官之尊卑故云四岳卿士之官又
解其名為四岳之意掌四時因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
稱岳也立四伯既主四時又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
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岳事及
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謂於四岳之中
而為其一為四岳之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為
岳官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為四岳
由主岳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
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
事也伯夷主岳而降生申甫故知德當岳神之意
而福與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賢才也周語稱太姜
之姪逢伯陵為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
先祖嘗為四岳佐禹有功德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
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
大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胄說文云

胄胤也禮謂適子為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
是其枝苗或是其適胄也○申伯至言之○正義
曰以下章乘此維申文轉之以為申伯則知申甫並
指其人不可指其國故云申中伯甫申侯入為周之禎
幹之臣謂為卿士也蕃者障蔽寇難故云有難則往
捍禦之宜者播揚王澤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
難則自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
之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褒賞申伯而言及
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
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為前
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岳故連言
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
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若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
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
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
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
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
箋定以甫為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為仲

詩經卷之三

六

安

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傳** 謝周之

南國也 ○**傳** 云豐豐勉也續繼于往于於式法也豐豐

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為周之卿士佐

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

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故

云然 ○**傳** 豐亡匪反續祖管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

是南邦世執其功 ○**傳** 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

云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

宅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

也 ○**傳** 離力智反下欲離同令 ○**傳** 豐豐至其功 ○正義

德行之不倦者申伯也以其行德不倦王使之繼其

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於謝之地以統理南方之國

空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伯先營謝

於南方之邦國世世恒執持其政教之事傳之子孫

○**傳** 謝周之南國 ○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諸

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

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 ○**傳** 豐

宜為往邑於謝故上于為往于為於以申伯之賢

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為法言申伯以賢入為王之

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

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

為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為諸侯
不得云入為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
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
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
則為一州之牧故知其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解詩人
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為侯伯故云然僖元年左
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灾又二十八王曰叔父用州牧
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
之禮是謂州牧為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為州牧也
丘箋云侯為牧此申伯伯此言侯伯亦謂為州牧也
伯亦得為牧故太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
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為
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
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
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為侯箋言改
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傳召伯至功事○正義
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
云績功也轉以相訓是功德為事○登成釋詁文又

○正義曰之往釋詁文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
居處不必天子為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
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
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
伯之意故言定也定其意者以營築城郭其事既了
知已不得不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往營之
者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
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
肅言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傳庸城
也○云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
為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
之功勞言尤章顯也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傳徹治
也○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牧手又反又王

命傳御遷其私人傳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

云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疏王命至私人召伯

伯云我欲使汝為法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

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

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

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也王於是又命傳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

使冢宰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

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

為異餘同傳庸城正義曰傳以下云有淑其城

故以庸為城庸勞至章顯正義曰庸勞釋其城

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作

城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既命之

使定耳其居未定也下言寢廟既成乃為定耳王

親命之亦謂告語申伯以為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

也下言我圖爾居乃是命遣之辭王朝之臣有大功

德乃出封為國若則封之大國可以起發其功故

以起汝之功勞言左欲使之彰顯也從傳為治者

稅○正義曰公劉之箋以徹為稅名此從傳為治者

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即徵稅故為治田地官小司徒

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斂之

事是為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田

指謂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臯舊說

以衍沃之地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

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為說云授民田有不

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一之謂井牧然則

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瘠為等級以授民也定其

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

寺統八三

七

寺統八三

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
私猶與申伯同行也。○傳御至冢宰。正義曰三公無
職故知非也。僖三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傳王是謂輔
相王事者為傳也。副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為
冢宰也。知謂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倣其城寢廟既成
傳倣作也。云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
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又尺叔反**既成貌貌王**
錫申伯四牡躑躑鈞膺濯濯傳貌貌美貌躑躑壯貌
鈞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云召公營位築之已成
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遣之。渠略反濯直

反沈士舉反樊歲疏申伯至濯濯。正義曰此說
丹反為于偽反。○營謝邑訖而告王言申伯居
是謝邑之召伯於營其位處於營之處有所作者其
矣此既成之形貌貌然美也。王知其美將遣申
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躑躑然而疆壯又賜以在
首之金鈞在膺之樊纓濯濯然而光明將欲遣之故
至所以此物也。○傳倣作也。正義曰釋詁文。○申伯
之郭此有倣之文下通寢廟其既成之文上兼其城
明其皆作成人神所處故也。寢人神所處廟亦有寢但
此宜定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為人寢也。廟先
至而光明。○正義曰鈞者馬妻領之鈞是器也。○貌貌
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鈞類之明言膺者謂
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

詩疏卷之三

十

卷之三

也案巾車金路鈎樊纓九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王遣

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傳乘馬四馬也

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

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注○乘繩證反

同反下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

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

寸而下音界介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傳近已也申伯宣

王之舅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

安也音近疏王遣至是保○毛以為王於是發遣申

乘駟之馬因告之曰我謀度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寸也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之矣皆命遣之辭○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為異餘同○箋王以至日取善○正義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言既賜以四社鈎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也言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已厚之意○傳寶瑞也正義曰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謂圭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之圭介者大於常圭故天子是也○箋圭長一至而下○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圭長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之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主故以為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

詩卷之三

上

徐伯

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為長。傳近已至之舅。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辭也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已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傳郿地名云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

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沈祖見反音賤字林子扇反云送去食也郿亡悲反又亡與反地名屬扶風今為縣語魚據反重直用反解音蟹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

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遄其行箋云糗糧式用遄速也王使

一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

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作峙直紀反兩通糗音張

遄市專反委於疏申伯至其行。正義曰申伯初意

偽反積子賜反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

申伯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郿申伯乃旋

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言其

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

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以峙其糧食

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速其

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

詩卷之八

三

余伯環

曰邁行釋言文此言信行則往前心未欲行於時乃
信故解其意言王告語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也上
歷言以作爾庸我圖爾君往近王舅是復重也申在
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郟解其得錢郟之意
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錢
之於郟也江漢箋云岐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
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為
申伯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為召公故往是以經
云于周與此異也○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蓋
還者迴反之辭故云○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蓋
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
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謝而後適
申故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
國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誠歸者決意不疑之辭
釋。張糧至之行。正義曰張糧式用釋言文遄速
豫定封疆今申伯至國之時不與四鄰爭訟也時其
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糧食使申伯所

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今廬市有止宿之委積
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
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
里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
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
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復命以此
事蓋遣使命之不必召伯親來而復往也欲速申伯
之行唯時其糧一事耳徹申伯土疆非是速申伯之
事於此言之者前命召伯唯使定其居宅治其土田
未命之使正其疆界因今具糧以待申伯耳申伯番番既
命正定其疆界因今具糧以待申伯耳申伯番番既
入于謝徒御嘽嘽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
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云申
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

詩經卷之三

十一

徐林

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番音波嘽吐丹反音奔樂音洛周邦咸

喜戎有良翰○云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

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翰協句音寒

徧音徧下同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傳不顯申伯

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箋云憲表也

言為文武之表式○疏申伯至是憲○毛以為此言申

貌番番然謂在路之時有此威貌也既已入於謝邑

其徒行者御車者皆嘽嘽然安舒得宜不妄馳騁謝

人觀其儀貌知是賢君徧邦之內悉皆喜悅而相慶

曰今有大良善幹事之君申伯既受封而為民所悅

如是豈不光顯申伯乎言實光顯矣又歎美申伯此

王之長舅文人武人皆於是以為表憲而法則之也

言申伯有文有武可為人之表式也○鄭唯戎為汝

為異餘同○傳番番至喜樂○正義曰以番番之文

在入謝之上則是在道之容故為勇武貌箋云威武

義亦同也又以申伯為天子大臣出封下國美國君

之貌不應言身之有勇故辨之云諸侯有大功則天

子賜之虎賁之士為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番番然

禮言其行從之勇非其身也申伯有大功受州牧之

舒之狀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云入

國不馳曲禮文○傳徧至之言○正義曰周匝是徧

之義故為徧也翰幹釋詁文汝者相於之辭故知是

相慶之言以申伯新為之君故遮相慶賀也毛於戎

字皆訓為大知此亦與鄭不同○傳不顯至有武○

正義曰文武是憲謂文人武人以申伯為表式故解

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文○傳不顯至有武○

武之人為表式箋以其略故申成之○傳不顯至有武○

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箋云揉順也四國猶言四

方也

○操本亦作柔汝又反又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傳

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

誦也肆長也贈增也

箋

云碩大也吉甫為此誦也言

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

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

○風福鳳反注同王如字

上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

○音也贈詩之本皆爾鄭

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事終摠歎其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德安順而

且正直以此順直之德操服此萬邦不順之國使之

皆順其善聲譽皆聞達於彼四方之國是申伯之德

實大美矣今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美大

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作此詩增長申

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復自

疆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

正義曰易稱操木為未謂屈撓之也有不如意操之

使善是為順之義言操萬邦使順善也周無萬國因

古有萬國舉大數耳

甫尹吉甫毛不注序故於此詳之詩者工師樂人誦

之以為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

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以肆

為長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之財使富增於本

贈之言使行增於義故云贈增也

○碩大至為樂

崧高八章章八句

詩卷八

五

長庚

言疏之卷三
三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八章章八句至中興焉。正義曰：烝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使能人，賢能在官，職事修理，周室既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仗之使，謂作用之雖大，意為同而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伎謂之能，故太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為小，別散則皆相通也。經八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之，是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為之，廣大故指言申伯焉。由其任賢使能，故得周室中興。中興之事於經無所當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則法彝常懿美也

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

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

人○彝音夷好呼報反注皆同人知音智樂音洛惡烏路反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下謂及眾民

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

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疏○假音天生至山甫。正義曰：言天生其眾民使之心性有事物之象，情志有去就之法，既稟此靈氣而有

詩疏卷之三

吳共

訓典於是遵法而行之在朝所為之威儀於是勤力
而勉之以此人隨天子之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羣臣施
天子為善山甫順之故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羣臣施
布行之羣臣奉行王命由於山甫故得為此明君中
興周室○**傳**古訓道釋詁文○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
故以古為故也訓道釋詁文○若順釋言文賦與人物
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為布也○**傳**故訓至布之○正
勤力為之故云勤威儀者恪居官次謂恒常恭敬居
於官之次舍不解怠於其職位也恪居官次襄二十
三年左傳云不假樂篇也是顯明王之政教
言君須為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教
使羣臣施布之身為大臣故**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得使在下者布行王政也

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傳**戎大也**傳**云戎猶女也躬身

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

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辟**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傳**喉舌冢宰也

發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

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

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

發應○出納並如字納亦作內**傳**王命至爰發○**毛**

甫曰汝可以為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當
繼而光大爾之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
之仲山甫既受命為官乃施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
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之於下有所為納而白之作王
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之國政教明美所為
合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而應之美其

詩卷之八

王命

出言而善入皆應和也。鄭唯戎字為異餘同。○
戎猶至王室。正義曰戎之為大雖是正訓於理不
愜故易以爲汝汝施汝度於是百君謂百辟卿士通
畿外諸侯下云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
繼汝先祖明其先有功先祖有功必是始封之君故
云始見命者之功德也言盡心力於王室者發舉由
心施行在力令盡心力使爲至忠也。○
卿故爲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納言也與此出納王
命者異。○
爲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爲時之所宜復於王復
白也太宰職曰王視治朝則替聽治注云治朝在路
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
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
政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
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
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爲復也天

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即易所謂
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是也
將之邦國若神山甫明之傳將行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

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
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
方九反王同云不也

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音恭。莫。肅。肅。至。一。入。○。正。義。曰。肅。肅。然。其。可。尊。嚴。云。夙。早。夜。

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
音。恭。○。莫。○。肅。○。肅。○。至。○。一。○。入。○。○。正。義。曰。肅。肅。然。其。可。尊。嚴。
而畏敬者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
奉行則能顯外邦國之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
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
大也既能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卧
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之宣王也
人亦有

詩疏

三

臣伯道

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

云柔猶濡彘也剛堅彊也

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彊弱

又如庶反廣雅云食也濡如朱反一音如死反彘昌
銳反本又作脆七歲反彊其良反下同或其丈反

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頑反矜古
此又言其發舉得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

說人之恒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
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言

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有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
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鰥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

彊梁禦善之人不侮不畏即是茹不吐既言其喻
又言其實以充之茹者取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名

為茹禮稱茹
毛亦其事也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

圖之儀宜也云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

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

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為也我吉

甫自我也輶餘久反又音由
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湯以豉反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愛隱也云愛惜也仲山

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

之德歸功言耳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有衮冕

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云衮職者

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輶能補之者仲山甫

也。○衮古本。○**疏**人亦至補之。○毛以為人亦有俗諺。復益重其輕如毛然其輕如毛。在人此於無德之時非志寡能舉行之者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鄭**唯儀為匹愛為益之耳故服衮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補惜為異餘同。○**鄭**輜輕至自我。○正義曰輜輕釋言文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為儀。故以為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表記。稱仁之為器也重其為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為重大若言在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為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云毛猶有倫是怪其所比為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為喻故以舉言之舉謂施行之故云舉之以行既引人言乃云我圖故知我吉甫自我也。○**傳**愛隱。○正

義曰釋言文。○**傳**愛惜至言耳。○正義曰愛者恠特之言故為惜也惜其無助則為歎傷之深故易傳也。宣王之臣賢哲多矣而云莫能助之辭為太甚故云多山甫之德歸功言之也。○**傳**有衮至補過。○正義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衮言衮職之意以衣服之中有衮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衮以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為尊故觀禮謂衮冕為禕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衮為上也善補過者易繫辭文言善補衮職之人過也。宣二年左傳引此乃云能補過也。○**傳**衮職至山甫。○正義曰衮職實王職也不言王而言衮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為乘輿也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傳**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者將行祀較之祭也懷私為每

詩經卷之五

卷之五

詩經卷之五

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傳**東方
至臨菑○正義曰下言徂齊故知東方齊也又解王
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
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
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
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辭其
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
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
言未必實也○**箋**彭彭至其盛○正義曰承上出祖
之後則是在道之事故以彭彭為行貌馬動則鸞鳴
故言鸞鸞為鳴聲也既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
車馬命山甫使行以王命所賜而作者言其貌狀如
是言其車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
歸**傳**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鸞鸞也遄疾也言周之
望仲山甫也**箋**云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騤**求龜
反喈音皆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傳**清微
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
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長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
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疏**○四牡至其心
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已作詩之意言仲山甫
乘王命之四牡騤騤然壯健八鸞之聲皆皆然而鳴
仲山甫乘此車馬以往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健
車馬疾其在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此故我吉
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性情如清微之風化
養萬物使之日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
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自忘勞也
○**騤**騤至山甫○正義曰此所陳者還是上之車
馬故猶之也釋詁云遄速即疾也欲使之遄歸者言
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於外故云式遄其

詩流下之三

吉

歸言周人思望仲山甫也。○傳清微至萬物。○正義曰解詩而比風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此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穆和至其心。○正義曰穆是美之貌故為和也。穆下即云如清風是穆為清之用故和為調和人之性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四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云梁山於韓

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

沃相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為大夫以韓為氏出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為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侯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拒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章昭云騷謂適庶交爭也武武王也文王子孫魯衛是也祿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不在著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文倒者彼文先說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列之於後此則畧取其意辨其問答之年故進之於上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傳**奕奕大也

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

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傳**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諸侯**傳**○甸毛徒證反或云鄭亦徒遍反倬陟角**王親命之纘我祖考**反明貌韓詩作倬音義皆同**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傳**戎大虔固共執也**傳**云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傳**○解音懈反鄭音恭**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傳**庭直也云古恭字**傳**云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失法度

之方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
古旦反辟音璧君也
也為于偽楨音貞
本遭洪水之災維為禹所治之謂決除其災使成平
田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著
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命為
舊職復為侯伯以繼先祖無得棄我之教命而不用
之其在職也當蚤起夜臥非有解怠用心堅固執持
以此為楨榦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
天子此是王命辭之累也○鄭以甸為丘甸之甸戎
為汝共為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恭於汝職以助
汝君為異餘同○傳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為平田故
云甸治大禹之功功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
治山旁之地有水之處使成平田也又本韓侯受命

之意宣王平大亂謂平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侯謂
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
侯伯也以其命之使榦不庭方又言因此其伯故知
為侯伯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
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
亂比治水也○**梁**梁山至侯伯○正義曰以其言甸
亦猶信彼南山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遭洪水者堯
時洪水非獨梁山之旁梁山與天下俱遭之耳見禹
之所治不獨梁山上言禹治梁山下言韓侯受命則
維禹甸之言亦為韓侯而發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
會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
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與成王
俱為天子養民之情既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非
禹之類而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事有異於成王故
箋辨之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
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
禹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為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

詩經卷之四

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修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
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臣職奉貢賦也下
云介圭入覲即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
命為侯伯有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之文處
其中使得上下俱兼也以信南山之箋甸為丘甸之
知此使成平田定貢賦亦是丘甸之也定本集注貢
賦上皆無定字○**傳**戎大虔固共執○正義曰皆釋
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為拱故為執也○**箋**朕我
至作共○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
則為恭敬之義以為恭字義強故易**傳**也○**傳**庭直
釋詁文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
入覲于王**傳**脩長張大覲見也○**箋**云諸侯秋見天子
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
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

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
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見賢通反下同黑水西河
璆反又其休反琳字又作玲音林孔安國云璆玲美
玉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玲美石琅音郎玕音干琅
玕珠也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第錯衡玄衮赤舄鉤膺
鏤錫鞞鞫淺幪脩革金厄**傳**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
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革也鞫鞮
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幪覆式也厄烏蠲也○**箋**云王為
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
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簟第漆簟以為

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

當盧也條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益之本亦

作綏毛如誰反鄭音雖簾徒點反第音弗錯七各反

雜也沈采故反寫音音鏤音漏錫音羊鞞苦郭反皮

去毛曰鞞鞞苦弘反沈又音泓亦作鞞胡肱反又

三同幘莫歷反一音茂本又作義同條條條條謂

轡也厄於革反蠋音蜀爾雅作蠋蠋桑蟲也韓子云

大如指似蠶沈音畫字為于偽反朝直遙反藩方表

反本作為蕃同樊步丹反論四牡至金厄○毛以為上

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奕

然其形甚長而且高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

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

見於王言其朝覲之得禮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

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得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為

表章以方文漆簞為一甲之蔽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又

賜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履配以

赤色之舄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

也又以鏤金加於馬一而之錫又以皮革鞞於軾中虎

皮淺毛幘覆其軾條條皮為轡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

飾之如厄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

以為四牡高大者韓侯疾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

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覲於王言

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綏章為車上所引之

綏有采章金厄為小環纏益之以此為異餘同○

脩長至覲見○正義曰禮稱廣脩皆謂長為脩故脩

為長也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

公室彊大是張為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

覲為見也毛於松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

圭亦為瑞也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禮則上

句言韓侯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

詩亦入之句

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諸侯至其

美○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大宗伯有美其事以

朝者四時通名觀則唯是秋禮以非通名故特解之
駭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觀據時所用禮是鄭意
以韓侯秋來見王時行觀禮也下云奄受北國則韓
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觀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
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
朝春或觀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
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
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觀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
無正文故先儒為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
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觀秋或遇冬名
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
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
一方而分為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
為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觀也若然明堂位注云
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
記魯之祭禮云夏杓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為朝王
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為東偏蓋亦分之
使春朝故嘗闕春祭也箋以經再云入觀故分之為

二韓侯入覲為行覲禮入覲于王為行享禮行享而
云介圭則圭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
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
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
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為
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已國所出之寶是諸侯
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朝解
其備言覲享之意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
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
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
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則箋本云
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
雍州貢球琳琅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
以禹貢大畧畧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
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屬
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

詩統十一之四

二

韓屬

筍字或作筍恤尹反乘繩證反注

同下百乘亦同筍音弱膾古外反籩豆有且侯氏燕

胥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

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

七救反胥思徐既韓侯至燕胥正義曰此言韓侯

言韓侯出京師之時王使卿士之祭為祖若訖將欲出

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之祭為祖若訖將欲出

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而送酒多也

於此餞飲之時其般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以魚之

鼈與可膾鮮魚也其藪菜之物維有何乎乃有以物贈之

其贈之物維有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

車言王以厚意送之也其時所盛脯醢之籩豆有且

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

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

傳屠地至德者

正義曰以暑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餞者當衆而

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夫

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

也。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正義曰始行而為祖祭者為

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

解之云。尊其所往。故去則如始行焉。言其來為尊王

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為祖祭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

故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

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餞也。故於祖之下。即言

出宿也。諸侯反國為王臣。所送餞者。唯卿士耳。故知

顯父。周之卿士也。送餞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

酒解其酒多之意也。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

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藪。藪。故云。藪菜。穀對肉

張尾

詩

十

通俗文曰慘煮曰魚然則魚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
魚鼈者音皆作魚然則魚與魚以火熟之謂蒸煮之
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為膾故云鮮魚中膾者
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為韻因言鮮以見
新殺也荀竹萌釋草文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荀蒲
深蒲謂蒲莠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
也陸機疏云荀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荀八月九
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
及食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莠大如匕柄正白生數
之其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荀法是說荀蒲莠之
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殺之下
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
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采菽
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
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中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
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
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
亦得為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

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
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餞之下文其殺其
菽相類嫌足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
亦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且多
至其多。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為多貌胥皆釋
話文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
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
燕也其籩豆且然榮其多言作者以多為榮故言有
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大也蹶父卿
士也。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
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
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取七喻反本亦
云反蹶居衛反彘直例反梨音離又力。韓侯迎止于
兮反又作黎比音毗黎比莒君號也。韓侯迎止于

寺流人二四

二

全

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傳里邑也

云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

也氣有榮光也將七羊反諸姊從之祁祁如雲韓

侯顧之爛其盈門傳祁祁徐靚也如雲言眾多也諸

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姊眾妾也顧之曲顧道義

也箋云媵者必姊姪從之獨言姊者舉其貴者爛爛

粲然鮮明且衆多之貌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祁巨

移反靚音靜又才性反媵音孕又繩蓋疏韓侯至盈

反曲顧一本作顧顧道如字又音導疏韓侯至盈

為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言韓侯有可美之事

言韓侯之娶妻也乃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

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色里其迎

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車皆有八鸞之

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不顯其

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

門諸姊隨而從之其行徐靚祁祁然如雲之衆多也

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而其盈滿

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

作者先言受命乃次及之耳鄭唯以汾王為居汾

水之王為異餘同傳汾大至卿士正義曰釋詁

云墳大也傳音以墳汾音同故亦為大也王肅云大

王王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於貴

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

是為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箋汾王至尊貴者

詩卷之四

十一

天壽

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
黎比公筭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
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為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
此外猶有茲不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
復徧引之也姊妹之子為甥釋親文王肅雖申毛傳
以汾王為大王其意亦為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
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
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
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為厲王○**傳**祁祁至
道義。正義曰既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
故以為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
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從姪者何兄之子弟者
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
事也衆妾之名有姪有媵媵又自有姪媵其名
不盡為媵而言諸媵衆妾者箋云獨言媵者舉其貴
以衆妾之中媵為最貴故舉媵以言衆妾明諸言可
以兼姪媵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
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

授綬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
有曲顧也本或曲為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傳**姑蹶
父姓也**安**云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

下國國皆至為其女韓侯夫人姑氏視其所居韓國
最樂○為韓干偽反注同姑其一反又其乙反又音
告相息亮反注同樂音洛注及下文注同使所
吏**疏**夫之國謂之韓姑故知姑是蹶父之姓也○**傳**
反相視至最樂○正義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蹶
父為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為王
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為女擇夫者禮陽倡陰
和固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最敵取匹女
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之國
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

詩疏卷之四

七

余清刊

邦作者為與奪之勢見深美之言耳

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鱣甫甫鹿

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訐訐大也甫甫然大

也嘯嘯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云甚樂矣韓之

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訐况甫反魴

音房鮪音序應音憂嘯愚甫反本亦作麋同熊音雄

羆彼皮反貓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

虎竊毛曰羆貓慶既令居韓姑燕譽云慶善也蹶

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居之韓姑則安之

盡其婦道有顯譽令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

反安也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師衆也溥大

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樂

完浦音普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反以先祖

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

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云韓侯先祖

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

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

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

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

戎狄今無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

其後追也貊也為獫狁所逼稍稍東遷○追如字又都回反貊武

伯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長張文反今力實壙實

壑反檢本亦作嚴音險允如字本亦作沱實壙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箋云

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韓侯

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與滅國繼

絕世故築治是城濬脩是壑并牧是田畝收斂是賦

稅使如故常○實毛如字鄭作寔市力反下同獻其

獯皮赤豹黃羆○獯本亦作貊音毗即白狐也一名執夷草

摠領之○水疏云似虎或曰以熊遼東人謂之白羆

疏溥彼至黃羆○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歸國行

平安之時天下衆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矣

宣王以此韓侯之先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

州內之國因又使之先時節如此故今王賜韓侯北方

為之節度也以韓侯先時節如此故今王賜韓侯北方

有其節度也夷狄亦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所受

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為侯伯之事而盡與之

言韓侯之賢能復先其先祖為侯伯之事而盡與之

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內所有絕滅之國高築是城濬

深是壑正是田畝定是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今

百蠻追貊獻其貊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韓侯依

舊法而摠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箋云

大至築完○正義曰溥大釋詰文燕禮所以安賓故

燕為安也此言溥猶生民之言誕故云大矣為歎美
之辭韓城之言為下而發則韓侯先祖亦居此城故
知燕師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時眾民共築而完之據
於時尚不毀壞故言完也本於古上或有太衍字也
定本亦無太字。傳曰邦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
王之子也。以言先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為
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
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時百蠻者與百蠻
為時節是為之宗長以摠領之故云。長此蠻服之百
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
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
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
也。何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當州牧主之非
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內故知
於周禮為夷鎮之服。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是也。臯陶謨云。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而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

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然則
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
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則由於
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寡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
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
長也。知追。豹戎狄之國者。以豹者四夷之名。論語云。
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豹者二種。夷名而追與之
連文。故知亦是我狄。此追豹亦二種。夷名而追與之
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摠也。奄者無有之。言故以
為無謂。無柔之也。韓侯至東遷。正義曰。以韓
侯先祖。嘗為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猶韓侯有德
能復祖舊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為下
四句。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
時百蠻也。其追其豹。即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
明追豹。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
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也。末言因。其伯謂
因。以先祖伯事。與之。是今之韓侯。盡復舊矣。韓是武
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為侯伯。或成。或康

詩經卷之六

未知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
服也時節百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
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為其來去之節
也今王復命韓侯明是往而失職故云後君微弱用
失其業謂不得為侯伯也不知何世失之故漫言後
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為侯伯今王未必命此韓侯
若使此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須故
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觀
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貳則知追
貳即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貳之戎狄夏官職方氏
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以
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撫北國時百蠻是侯
伯之事盡得之也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
功摠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貳也為獫狁所逼
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貳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
九貳鄭志答趙商云九貳即九夷也又秋官貳隸注
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貳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
於此時貳為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貳莫不率從

是於魯唐之時貳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
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貳種故辨之獫狁之最彊故
知為獫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傳實墜至
其墜○正義曰墜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墜即城下之
溝釋言云墜墜也舍人曰墜城池也墜溝也李巡曰
墜城池墜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墜注亦云墜墜也
○實當至故常○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
後實之今也方說所為不宜為實故轉為寔訓之為
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
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
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為稅之義
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墜實墜非韓之城墜自然是
所部諸國之城墜也今言脩之明是往而絕滅今韓
侯既復舊職而興繼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
所儉又近於北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
脩墜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技擇州中賢者
為之不必繼世為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當自為之
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

詩經卷之八

十一

卷之八

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
豹猛至領之○正義曰釋獸云豹似虎或曰似熊
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云豹似虎或曰似熊
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熊赤豹毛赤而
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熊有黃熊有
赤熊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豹
皮之上言獻其則豹熊亦獻之豹言皮則豹熊亦獻
皮也禹貢梁川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
夷自以所有而獻之
所謂各以貴寶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箋云召公召穆公也各名虎○江漢水名
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
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

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為將使將
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事
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而巳
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
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召公平淮夷之
事○**箋**召公至名虎○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康
公也嫌此亦為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
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傳**浮浮衆彊

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
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
將率遣王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
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為來求淮夷所

處據至其境故言來

○滔吐刀反浦音普夷行下孟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或作率

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為于薦反下主為同竟竟境本亦作境同

既出我車既設我

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傳

鋪病也云車戎車也鳥

準曰旗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日猷戎車建旗又不自

安不舒行者主為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

來○鋪音吳江漢至來鋪○正義曰宣王之時淮

反徐音字夷皆叛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

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王命

急趨其事行也非敢斯須自安非敢斯須止所以

不敢安遊者以已本為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

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日此武夫既已自陳出

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我將帥之旗旗以往對陣

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已主

為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命所以

克勝也○浮浮至夷行○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

貌而言衆彊者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衆而彊大也

下云武夫洸洸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洸洸為武貌則

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故侯苞云衆至

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為

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厓浦而為東夷之行

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饋珠則淮夷在徐

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

詩卷之八

詩卷之八

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
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
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
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
水之滔滔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
淮而云順流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
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
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
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
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故箋言來求淮
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
今命將始往而言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
來叙武夫之情言已來也○傳○鋪病○正義曰釋詁
文彼鋪作痛音義同○車戎至言來○正義曰釋詁
隼曰獲秦官司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
承其下而云出車設旃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為戰
而言故云兵至境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車建旗也
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也旌旆無事則

詩疏卷之四

十一

詩疏

納之於敗故將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
戰乃建之也

于王傳洸洸武貌○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

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

王○湯書羊反洸音光又音汪復扶又反傳張戀反

馬給以車曰傳遽其據反以馬曰遽鄭注玉藻云以車

使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主心載寧云

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

其志也○爭爭臨江漢至載寧○正義曰上章既言

事言王初於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命此勇武

將帥之夫洸洸然武壯者使之征伐今既伐淮夷而

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

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使傳遽之驛告其成功於宣

詩疏卷之四

十一

詩疏

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既已平服
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戾爭者我王之
心於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已出伐今
王國既定真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
○**營**召公至於王○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
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既克淮夷更討
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克勝使
傳遽告王也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
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
遽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
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辭也故知使
人告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也
匪棘王國來極傳召虎召穆公也
云滸水涯也式
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

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
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
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
言者○許音虎沈又音許疆居良反注及下同夜音
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作王法征伐兵操操音七刀
操作急躁躁音早報反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于徃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徃正其境界
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
符問
疏江漢至南海○正義曰既言淮夷平定此又
云汝當以王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皆征之
使服又當治我疆界之士令之脩理士田使徧達四

竟其為之也當優寬以禮所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
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但以正道伐之使
於我王國來復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既受
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往脩其
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
也○許水至此言者○正義曰許水厓釋水文
病釋詁文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械音義同以王法行
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不妄殺以為功不譎詐以求
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盡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
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為者廣匪疾匪棘其事非一故
以為二事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斂資
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
多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其言不同明此
為二事矣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間取左
氏之說是病害之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說是急躁
之也宣王使行王法齊桓則用霸道霸道劣於王法
故違此言舊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既與
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

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
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
執之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徵發陳鄭二國當
其軍道去既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困病故欲詐之
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
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賤曷為賤子司
馬子曰蓋以躁之為已蹙矣何休云躁迫也巳甚也
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
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
本或作慘感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
為躁字則慘非也如彼年世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
鄭此倒其事者依此疾棘為次耳○手往至事終
正義曰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為往凡
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營四方故知周行四
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於南海則盡
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之本
或往下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術也王命召虎來旬來
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術也

詩經卷之八

十一

王

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傳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箋

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

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

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榦之臣以正

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來毛如

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翰戶旦反又音寒徧音遍下同奭音釋爲于爲反下爲虎爲其同無

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傳似嗣肇

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

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

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爲虎

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肇音兆韓詩云長也祉音耻福也大謙音泰命

至爾祉○毛以爲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

命之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徧服四方勤勞

於宣揚王命言其功實大已悉知之因又勸之云昔

我先王文王武王受命之時汝之先君召康公維爲

楨榦之臣以匡正於天下汝亦當繼康公之業不可

憚勞也而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王又進之云汝

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爲者乃召公之功是嗣

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繼先君我

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鄭唯以旬爲營宣爲

徧戎爲汝爲異餘同○傳旬徧至康公○正義曰旬

徧釋言文彼旬作狗音義同毛旣以旬爲徧則宣不

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召公召康公嫌是召虎故

辨之○箋來勤至勸之○正義曰來勤釋詁文宣徧

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言于疆于理

特疏文各

至于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為編旬不宜亦訓為編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為營來旬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編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營**肇謀至公事○正義曰肇謀戎大公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注云敏行之疾也地官師氏三德有敏德是**釐**爾**圭瓚**也**一**告于文人**傳**敏為識解之疾也

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蕒合而鬱之曰鬯占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入也**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樽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力之反沈又音賚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勅亮反占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

錫山土田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傳

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本或錫之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箋**云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

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疏**釐爾至萬年○正義曰上言用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鬯者一占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德之入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得專為其有又加益以土田今之大於故時也召虎於

時往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
受命之禮以命之也虎既受命即拜而稽首稱言使
天子得萬年之壽臣象君恩無以報答故願君長壽
而已○傳釐賜至之人○正義曰釐賜釋詁文鉅黑
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鉅
黍之酒使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非草名而此
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為鬯草何者禮緯有鉅鬯之
草中侯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鉅
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
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鉅鬯之酒合和而鬱積
之使氣味相入乃各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
毛此意言鉅鬯者必和鬱乃各鬯未和不為鬯與鄭
異也釋器云酋中尊故云酋器也案春官鬱人掌和
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
皆云鉅鬯一酋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酋賜
時未祭故酋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
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贊之賜九命乃
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贊鉅鬯也文人謂先祖有文

德者故云文德之人○鉅鬯至見記○正義曰以
毛解鉅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
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鉅
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
鉅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
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
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
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為長賜之鬯酒今
之祭祀是使禘祭宗廟特云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
德美見記者○傳諸侯至土田○正義曰禮名山大
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
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案召本岐山之陽采地
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
士田大於故耳未成為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
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
字○周岐至就之○正義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
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師而向岐周之意由宣王

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岐周
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
岐周公受封之禮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
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
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
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
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
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
因留其廟為別廟焉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傳對遂考
成矢施也傳云對答休美作為也虎既拜而答王策
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
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

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
以下是也○休許料反聞音問施疏虎拜至四國
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
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
之壽又令此明明顯盛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稱誦
不復有已止之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
洽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答天子其
辭如此今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
康公答王之辭答宣王也○鄭唯對為答為異餘同
傳對遂至矢施○正義曰傳以對為遂者以為因
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
定本為弛字非也○對答至下是○正義曰箋以
君臣共語宜為應答故以對為答休美釋詰文作為
釋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為召康公受
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思
之謂如其召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下是也定本集

注皆云對成
王命之辭

江漢六章章八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四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五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

然音亦云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音亦釋騷

騷素刀反音蕭常武六章章八句至為戒然○正義

也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
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為常武非直美之又
因以為戒戒之使常然定本集註皆有然字經六
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脩戒兵戎無所
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為法是為常德也三
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放命服王威

武此事武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為戒則如
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
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為
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為戒戒王使之有
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為
此章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
軍故左傳鄆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
中軍是也○**戒者至繹騷**○正義曰三事就緒
以上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往伐徐國之
事唯赫赫業業五句說王之軍行云舒緩而無懈
怠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假暴疾
雖美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脩我戎**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

祖皇甫為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

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

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眾治其兵

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

者公兼官也○赫火百反字又作赫大祖音泰下及注大師大祖皆同將子匠反第一章注

同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

之眾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掠為之害也每

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警音景**疏**赫赫至南國

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帥親兵又命為大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眾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眾

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嚴備當恭敬臨
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
方淮浦之旁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
也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
命卿士以南仲為大祖者太師三公皇父也此人為
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為警言既以警肅之既以戒
勅之以此為異餘同○**傳**赫赫至太師○正義曰釋
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
之貌是赫赫為盛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人曰明
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
於太祖謂於太祖之廟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
士文在太祖之上是為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大將太師
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為太師其
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
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太師未知
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

此言太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
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
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
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傳**南仲至兼
官○正義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為大將止當命一人
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為止命皇父而已以出
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
之太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為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
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
皇父為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人
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
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
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
以南仲為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
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為長陳勝舉兵者史
記漢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為厲王則
在此之先若為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
父得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敬之至尊。正義曰：箋以戒為戒，勅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警戒六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國，是使無暴掠為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解之。雖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也。左傳：攝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為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為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為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敬為恭敬，戒為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懼而處之，不得與鄭同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徐土傳 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浦

涯也。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勅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

行。陳如字，徐直觀反。戶剛反，列也。浦音

普。涯也。說文：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誅其君弔其民，為之立三有事之臣。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其同將子匠反，下同。王謂至就緒。毛以為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

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為之于偽反，下為。王謂至就緒。毛以為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

父者謂命之為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意。今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力而為行。稱王之命，戒勅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涯皆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士之人，我兵之來也，不夕留，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為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為異餘同。傳尹氏至浦，厓。正義曰：以王謂之，而使命人，故知尹氏掌命，卿士即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之，知往前未為此官。始命之也，知為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常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孫炎曰：厓水邊也。說文云：浦水濱也。則浦厓一物，故云浦也。尹氏至誓戒。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

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吉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為卿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為卿，而大夫故以其總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為卿而兼內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故行禮之時，勅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掌其誓戒者，即其職所云大司馬，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士下云：徐方徐國其義一也。言其居在東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傳誅其至之臣。○正義曰：告之以不啻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愍其民，故不又留處而擾亂之。立三有事者，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

詩經卷之五
卷之五
徐建

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
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緒至安之○正義
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為業連上命將之
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吊
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
之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
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
者三而擇立之雨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
以為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赫赫業業有嚴天子
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赫赫業業有嚴天子
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傳赫赫然盛也業業
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
以敖遊也繹陳騷動也云作行也紹緩也繹當作
驛王之卑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

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
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
馳走以相恐動○嚴毛魚檢反鄭如字紹如字繼也
謂傳驛也騷如字徐音蕭舒序也一本作舒徐
也憚從旦反解音懈傳張戀反恐丘勇反下同震驚
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云震動也驛馳走相恐
懼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
將服罪○霆音庭赫赫至震驚○毛以為上言戒勅將
業然而動有嚴然威武而為天子之容者此宣王之
軍也以此而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為
急疾言其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禮舒行又
非敢繼之以敖遊言其不始而安行末以敖遊繼之

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
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其動驚此徐
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擊以恐怖人然故使
徐方之國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為
法故美王能行之○鄭以為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
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
行亦非解緩亦非教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
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餘同○雷赫赫至騷
動○正義曰赫赫盛貌業業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
故以業業為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有可畏
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也以紹
遊共為一句皆是不敢為之故云不敢繼以教遊以
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惰况今以安舒為始或當以
教遊繼之而宣王能終始如一故美其不敢繼以教
遊釋陳騷動皆釋詁文○紹作行至恐動○正義曰
此說軍已動發故以為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
一義不得言繼以教遊也故讀之為紹訓之為緩言
釋騷則騷由此驛故知釋當作傳驛之驛言有嚴天

子為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聞
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行憚其解緩故云亦非教遊也
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候故云徐國
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馳走以相
恐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
潰仍執醜虜傳虎之自怒虓然潰涯仍就虜服也

云進前也敦當作屯醜衆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
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陳
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止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
者也○如震如怒一本作震如怒如字皆作而闞呼減反
鋪普吳反徐音字陳也韓詩作敷云大也敦王申毛
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淮潰符云反鄭

詩經卷之五

七

陸

勝也。民同度待洛反。既王旅至徐國。正義曰：上而代徐言王之師旅雖經淮夷其師之盛。彈然閒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擊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之廣。如漢之大也。其固守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其往戰則不可禦。止如川之流。逝其行之時。絲絲然安靜不行。暴掠翼。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必克敵也。○**傳**：彈彈至苞本。○正義曰：彈彈閒暇之貌。由軍盛所以彈彈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也。擊如翰者。擊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疾。天飛翰為一。此別言如故為二事也。○**傳**：彈彈至可禦。○正義曰：此皆以傳大畧。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鷂之類。擊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為擊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江漢以之比。盛太即漢之廣矣。江之末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

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川之流。取流為喻。如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傳**：絲絲至濯大。○正義曰：絲絲舒緩之意。故為靜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為敬。濯大釋詁文。○王兵至必勝。○正義曰：以上文說其勇猛而勇猛失於殘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彼。淮浦此言濯征。徐國是既。暇淮浦之國。今又伐徐也。此篇與上篇事別。非召穆平淮夷之事。然則淮浦之國。非淮夷也。未知何國。以疆弱相懸。而云大征。故知言必。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傳**：猶謀也。云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陳直刃。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傳**：來王庭也。徐方不

詩經卷之五

九

王為

回王曰還歸

箋

云回猶遠也還歸振旅也

疏

王猶至

毛以為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陣而徐方既已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述而美之○鄭唯以猶為尚為異○**傳**猶謀○正義曰釋詁文○**箋**猶尚至不陳○正義曰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為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為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陳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陳莊八年穀梁傳文○**傳**來王庭○正義曰言來王庭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常武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箋

云凡伯天子大夫也春

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印音仰此及召旻二篇

幽王之變**疏**瞻卬七章上二章與卒章章十句次大雅也

曰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惡政之故而令周道廢壞故刺之也經七章所陳皆刺大壞之事

○**箋**凡伯至來聘○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為卿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

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稱世稱之

不謂與此必為一人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也填又厲惡也**箋**云惠愛也仰視幽王為政則不愛

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

○吳戶老反填音塵下篇同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

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瘵傳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

以為罟瘵愈也○云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

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蠹賊

之害禾稼然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

天下而不收歛為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自王所下

大惡○瘵側界反字林側例反蟬本又作蠹音

至夷瘵○正義曰言已瞻望而仰視此吳天王者之

為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愛百姓當以善

政安之今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

又乃下此大惡之政以敗亂之又說所下大惡之狀

王為虐政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定安者士卒與民其

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蠹賊之虫病害於禾稼然

為此殘酷無有常又無有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

施刑罪以網羅天下○一經施行不復收歛為此殺害

無有常又無瘵愈時也言上降大惡如此故下民所

以不安○傳吳天至填久○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

王不愛民故知吳天斥王卒章吳天與無不克鞏文

連固於大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吳天亦斥王也作

者既假吳天以斥王其言天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

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熈亦斥王故不言吳以異其

文釋詰云塵久也古書與塵同故以為久○惠

愛至亂之○正義曰惠愛釋詰文也言幽王為政不

惠愛我下民正謂降此大厲即是不愛之驗先言不

詩流大之

病至瘳愈。正義曰：察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彝音。義同，罟非罪名，而云罟故，知設罪以為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云瘳謂病愈，愈亦止也。○**屈極**至大惡。○正義曰：屈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為己已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為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其文也。蠹賊者，害禾稼之虫，蠹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虫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蠹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言目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目俗本。○**人有士而女反有之，人有民而女覆奪之**。云此言王刑黜也。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

○覆芳服反服。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也。注及下同。○**說之傳**，收拘收也，說赦也。○說音稅，注同。音他活反。哲夫成城。

哲婦傾城。傳哲知也。○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

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知音智，王申毛如。○人有至傾城

入句言王之為惡者，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之言不可聽，用若謂智多謀慮之丈夫，則與成人之誠國若為智多謀慮之婦人，則傾敗人之誠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為此大惡，故疾之也。○

哲知。○**傳**哲謂至亂國。○正義曰：哲智釋言文智者，從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存必築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之，嫌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

陰靜故多謀慮則國亂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乖雖文夫亦傾城宰豈無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懿厥哲婦為梟為鴟云懿有所痛智皆將亂邦也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如字梟古亮反姒音似又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傳寺近也云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

又非有人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寺徐音寺亦如字近附近之近下近愛近川同上時掌反語魚據反有至無善正義曰懿與意字雖異百義同金滕云意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意者心有不平而為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厥其釋言文此刺幽王而褒姒是其婦故知其幽王也近正義曰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為近多言為長舌論語云鞫人伎忒諧始竟背豈曰不及舌亦謂言為舌也極伊胡為匿傳伎害忒變也云鞫窮也諧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伎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

詩卷之五
卷之五
自

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信

也。○鞠居六反。伎之政反。忒他得反。替本又作。替子念反。背音佩。注同。慝他得反。好呼報反。如賈

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傳休息也婦人

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古者天子為藉千

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

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

有公桑蚕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

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

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

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禘而受之少

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

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

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傳云

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

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與

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賈音古注同爾雅云市也倍蒲罪反無與音預紘獲耕反耒力對反昕音欣

奉芳勇反下同種章勇反戾力計反燥也食音嗣單
音丹繭古顯反君服與音餘禘音輝副首飾禘是禘
衣少詩照反縑素刀反本亦作縑同益蒲門至縑
反維女金反而與音預朝直違反下朝廷同
織○正義曰上言長舌之惡更說為惡之狀此婦人
之長舌多謀慮者乃好窮屈人之言語出言則為人
患害且又變化無常所言以不信為始終竟於後背
而違之豈肯自曰我之此言不中乎反云維我此
言何用為惡惡而不知其非故為可痛傷也既云出
言不善又責其干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三倍乃君
子之人於是識知之非其宜也汝今婦人之不宜與
朝廷公事而休止養蠶織紉于預男子之政亦非宜
也○傳枝害忒變○止義曰枝者以心枝格前人為
之患害故以枝為害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
雜不一是忒為變之我也○鞫窮不信○正義
曰鞫窮釋言文攙諸有皆不信之言故以鞫為不信
也竟者卒盡之義故云竟猶終也胡何惡惡皆詩之
通訓佞人似智奸人亂德皆自以為善此刺褒姒自

以為賢豈謂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
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人謂之惡不自憊其不信
所以至亡而不改也○息釋文傳解婦人無與外事雖王后之貴猶以蠶
織為事故引禮記以證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
文也謂之藉田者天官甸師注云藉之言借也王
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月令注云藉之言借也王
田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多少因而為之
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絃謂冕之下而仰屬者止言
服冕而冕有等級未知服何冕也夫人受繭服副禘
則人君耕藉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袞冕也諸侯自
祭其廟用玄冕耕藉之服不過用玄冕也其絃天子
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方太陽之色故天子用之
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所以天下天子用之
田在南郊諸侯藉田在東郊亦此意也躬秉耒耜謂
親耕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其事
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
古總舉諸神以為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

詩卷之五

定本作先公注下先公而誤耳既言人君親耕又言
王后親蠶見祭祀之禮必夫婦致敬也蠶室必近川
者夏官馬質注引蠶書云蠶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
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築蠶宮之院牆也
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
夏傳文與此畧同云築宮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
注云官當為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
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文
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
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
仞是仞有三尺乃克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
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
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閉之
大昕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
之下即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
朝旦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積者士
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
以素為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

象馬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也月令注留養蠶者所卜夫
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留養蠶者所卜夫
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禮王后六宮
言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
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
夫人亦容天子三夫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
諸侯故雜互陳之奉種浴於川文承大昕之內命婦治
三月浴之矣天官內宰云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治
蠶于北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以仲春浴
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疾以
食之者彼注云葉及早涼脆采之風疾之使露氣燥
乃可食蠶蠶性惡濕也歲既單矣單盡故彼注云歲
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
此也世婦卒蠶獻於后夏傳注云此諸侯為說若天子則
夫人卒蠶獻於后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獻以禮天子則
繭於后是也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獻以禮天子則
事主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以記
副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以記

意或然故言與為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尊不過亦副禘也少牢以禮之者設少牢之饌以禮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禮奉繭之世婦也繭三盆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三綫也凡繅每綫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識知至於利○正義曰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為言者以三是三才之數數之小○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成故舉以言焉

胥忌

傳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

箋云介甲也王之為

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遠也

○舍音捨注同介音界狄毛他歷反不弔不祥威儀鄭如字謂夷狄見賢通反被皮寄反

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傳類善殄盡瘁病也

弔至也王之為政德不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

國將盡困窮

○弔如字又音的瘁似醉反

疏天何至殄瘁○鄭唯以介狄別解餘皆同

○**傳**刺責至忌怨○正義曰刺譏者皆責之辭故刺為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以富為福也毛讀狄為狄故為遠也則介當訓為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為怨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傳**介甲至叛逆○正義曰以辭有與奪意為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

詩疏卷之五

十七

長

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何以
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何以責王也既問
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為勢故何在神上天
者羣臣之精言天則神可知去天以外而別言神則
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唯妖變
而已故云見變異若日食星殞山崩川竭之屬也神
所不福則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旱蟲螟霜
雹疫癘之等也於時已有此等事故責王不改脩德
教也不應舍而舍則足已來犯王故知被甲夷狄來
侵犯中國者臣若阿諛順古必不為王所怨故知反
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以正立不肯從邪
故為王所怨○傳類善於盡瘁病○正義曰皆釋詁
文○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以王之為
上義相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以王之為
政德不至於天故天以刺之不能致徵祥於神天之
故神不福之威儀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忌天之

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傳優渥也文云

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
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為惡之甚賢者奔亡則

人心無不憂

○渥於角反
譴棄戰反

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

云亡心之悲矣傳

幾危也

文云幾近也言災異譴告

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

○離力
智反

疏天之至悲矣○毛以

王賢人將去此又言其可憂之狀天之所下此災異
之羅網維其饒渥而多矣賢人之言皆云已欲亡去
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憂愁矣又丁寧言之天之所
下災異之羅網維其危險而甚矣賢人之言皆云欲
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悲哀矣○鄭唯以優為
寬幾為近為異餘同○傳優渥○正義曰以優為優
饒之義故為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為豐
多之意也○傳優寬至不憂○正義曰以天之降罔

是羅網以寬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為寬天
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
加譴告是其寬也○幾危○正義曰釋詁文上言
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
者相接成也○幾近○正義曰釋詁文上言
微加譴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
相接成但少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為切故易傳也

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云檻泉正出

涌出也鬻沸出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
來久也惡政不先已不後已惟何故正當之必沸音

弗鬻沸泉出貌檻胡鬻反徐音下斬反貌貌昊天無不克鞏貌貌大
貌鞏固也云貌貌美也王者有美德鞏貌然無不

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

○貌亡角反鞏九

忝皇祖式救爾後

云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鬻鬻

後○正義曰言鬻沸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潰涌
而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人心之憂
愁亦所由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
怨恨何故不從我先何故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
之身也既言王政之惡故以箴王言人君有美大之
德貌貌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堅固於其位者
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無使辱汝君
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使之保守
王位無喪邦國也○檻泉正出涌出○正義曰釋
水文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貌貌至
鞏固○正義曰釋詁云貌貌美也言大貌者為美大
之貌也鞏固釋詁文○王者至箴之○正義曰下
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
無德則不能固而云有美德者無不能固反言以見

意而文不指斥
是微箴之也

瞻仰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

云閔病也

旻

召旻七章上四章章五句
下三章章七句至之臣

正義曰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
王大壞也又解名篇之義是閔傷當時天下無如
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深可痛傷故
以召旻名篇其叙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
也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
之字而其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叙特解經
之旻天自由天之閔下以旻為天名此叙轉為閔
箋訓為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
意作者指言旻天為此故也先王佐命之臣能開
闢土地者蓋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

無他
義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

旻

云天斥王

也疾猶急也瘖病也病乎幽王之為政也急行暴虐

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國中以饑饉令

民盡流移

音民

我居圉卒荒

集

圉垂也

旻

云荒虛也

國中至邊竟以此故盡空虛

旻

旻天至卒荒。正義
曰言比旻天之王者

其為政教乃急疾而行此威虐之法比天之王者又
厚下與民喪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中
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四
境邊陲民皆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也
天斥至流移。正義曰箋以此詩刺幽王大壞而承以
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

為斥王旻天亦斥王也故箋即言幽王之為政急行
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以幽王文總二事是經之
二天皆斥王也小旻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
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威上天
疾為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罪咎承以蠱
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
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
也小旻之文連鋪於下土布政下土是夫之所為明
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
與此不同義亦然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
所以為異者以二句相俾疾與篤為類則威為酷刑
罰喪為亂亡賦稅也急者行之必速之亂厚者為之
加重之稱則二者俱急而且重也但以言疾則為行
之禮已著言篤直是厚而近為行之理未彰故又言
降以見之因此故下單言天降以配而成句也其實
天與旻天俱斥王耳箋又總解暴虐喪亂之事正謂
重賦歛病中國以饑饉令盡流移也○傳圍垂○正
義曰釋詁文○荒虛至空虛○正義曰荒虛釋

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
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
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圍謂邊境以此故盡空虛以虐政故也
天降罪罟蠹賊內

訌傳 訌潰也 箋云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王施刑罪

以羅網天下眾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
相讒惡昏椽靡其潰潰回通實靖夷我邦 傳椽大椽

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 箋云昏椽皆奄人也昏其

官名也椽椽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荆奄之人
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

王之國 疏 天降至我邦○正義曰上言王以暴亂病
民此又言所病之事今比天之王者下此

詩疏卷之五 十一 王廷保

刑罰羅網之法於天下諂佞之臣又助為此刑罰殘酷其害於人如蠹賊之害禾稼然又內自潰亂相陷以罪人也又王所親任是刑餘之人此昏奄採毀之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亂其行邪僻實謀滅我王之邦國王何故信任之○傳江潰○正義曰釋言文○傳江爭至讒惡○正義曰傳江潰之義以江字從言故之江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云衆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內相讒惡言惡人所為害人自不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蠹賊內江是臣之衆殘酷之人為之者以江是相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惡故知臣之佞者助王以殘酷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傳採夫至夷平○正義曰傳意亦以採為去陰但以正月云夫是採夫謂夫殺採謂採破夫採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為亂也靜謀○正義曰釋話文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得夷為平謂平殄而滅之○傳昏採至王之國○正義曰解各此人為昏採

之意故云皆奄人也天官闈人注云闈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採採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採毀其陰即割勢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令其器閑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故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闈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闈人乃是墨者非奄人矣而此箋以昏為奄者案周禮序官闈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為闈人與之為類官居其門明亦奄人也闈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圍遊亦如之注云圍禁苑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圍遊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闈人是闈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圍則墨則皆亦為闈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闈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圍則用刑也宮與寺人

持統下之五
十一
是保

為類主以奄者為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
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為之故知闔是奄人之官名也
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
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
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
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
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
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
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
故謂之謀滅 **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 **傳** 臯臯頑不知
王國也已 **道也訛訛竄不供事也** **箋** 云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
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 **○臯音羔爾雅云刺素食**
也 玷丁簞反竄音庾裴駰云病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
也說文云癩也一本又作衆

我位孔貶 **傳** 貶隊也 **箋** 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
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

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大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
異 **○業如字一音五答反貶** **○** 臯臯至孔貶 **○正義**
彼檢反隊直類反又作墜 **○** 曰上言小人為謀將
滅王國此言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臯臯然志識頑
鈍而不知治道訛訛然在公竄情而不供職事心頑
力惰自以為宜王政已壞曾不知其大道之玷缺也
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
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既
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貶退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
也 **○** **傳** 臯臯至共事 **○正義** 曰釋訓云臯臯瑣瑣刺
素食也舍人曰臯臯不治之貌其氏曰無德而空食
祿也無德不洽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
云翕翕訛訛莫供職也是訛訛為竄不供其職也說

也 **○** **傳** 臯臯至共事 **○正義** 曰釋訓云臯臯瑣瑣刺
素食也舍人曰臯臯不治之貌其氏曰無德而空食
祿也無德不洽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
云翕翕訛訛莫供職也是訛訛為竄不供其職也說

文云竅癩也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卧如彼歲而不起似若癩入常卧室故字從字音眠

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傳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

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

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

謂棲息也苴士如反槁口老反**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毛戶對反鄭作彙音謂棲音西云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

潰邑亂曰叛亮。相息。疏。如彼至潰止。毛以為言王

之大旱其草不得申遂而盛茂致使此草如彼水上

棲止逐流之浮苴也旱歲之草如水上之苴言其枯

槁無潤下民不得王恩亦如是也民不見德禍亂將

起詩入閔之言我視此王之邦國無有不亂止言其

必將亂也後大戎殺王是此言之信。鄭唯以潰為

彙棲苴謂樹上為異餘同。潰遂至浮草。正義

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

為遂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

如是則棲為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潰茂至棲

首。正義曰潰茂連文以潰為遂於義不安故易傳

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

貌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

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為彙故連茂言之又以棲者

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棲理亦不愜故以為如樹

上之棲苴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

為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草又

如首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春秋至

曰叛。正義曰僖四年公羊傳文也引之者證邦潰

之意也**維昔之富不如時**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讓

佞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疚不如茲**傳今則

詩經卷之五

七

伯

病賢也。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也。疾音救病也。字一或作

安彼疏斯糲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傳。彼宜食疏今反

食精糲替廢况茲也引長也。云疏糲也謂糲米也

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糲而此昏祿之黨反食精糲

文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

為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七

復扶又反下同長如字又張文反率字又作率音類

文音律又所律反鑿于洛反又音昨字。引維音至斯

為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人故舉明王之政以

並之言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言昔時富

賢人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世之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賢人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世之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賢人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世之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賢人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世之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賢人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世之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賢人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世之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賢人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世之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賢人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言解之五

七

言

言

十糶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糶米
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
之得此數也言此明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傳頻厓也

池云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

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

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作頻舊云毛如字鄭

案張揖字詒云頻今濱則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傳泉

水從中以益者也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

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斯

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云溥猶徧也今時徧有

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王

之身乎責王也裁謂見誅伐溥音普裁音池之

躬。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

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

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之喪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外

之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

言由其內之地中無水以生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

危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

今王內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有此內外無賢之害

矣而在位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亂漸益大

於久豈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頻當

至益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

地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池者穿

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為之故云池水之益

由外灌焉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池竭喻外無賢臣

益之也既以池竭外無益以喻外無賢臣故知下經以泉竭內無益以喻無賢妃也

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蹙促也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

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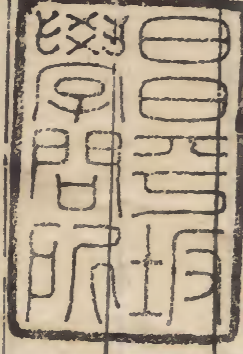
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

浪反喪息言先王至有舊正義曰言日辟日蹙甚

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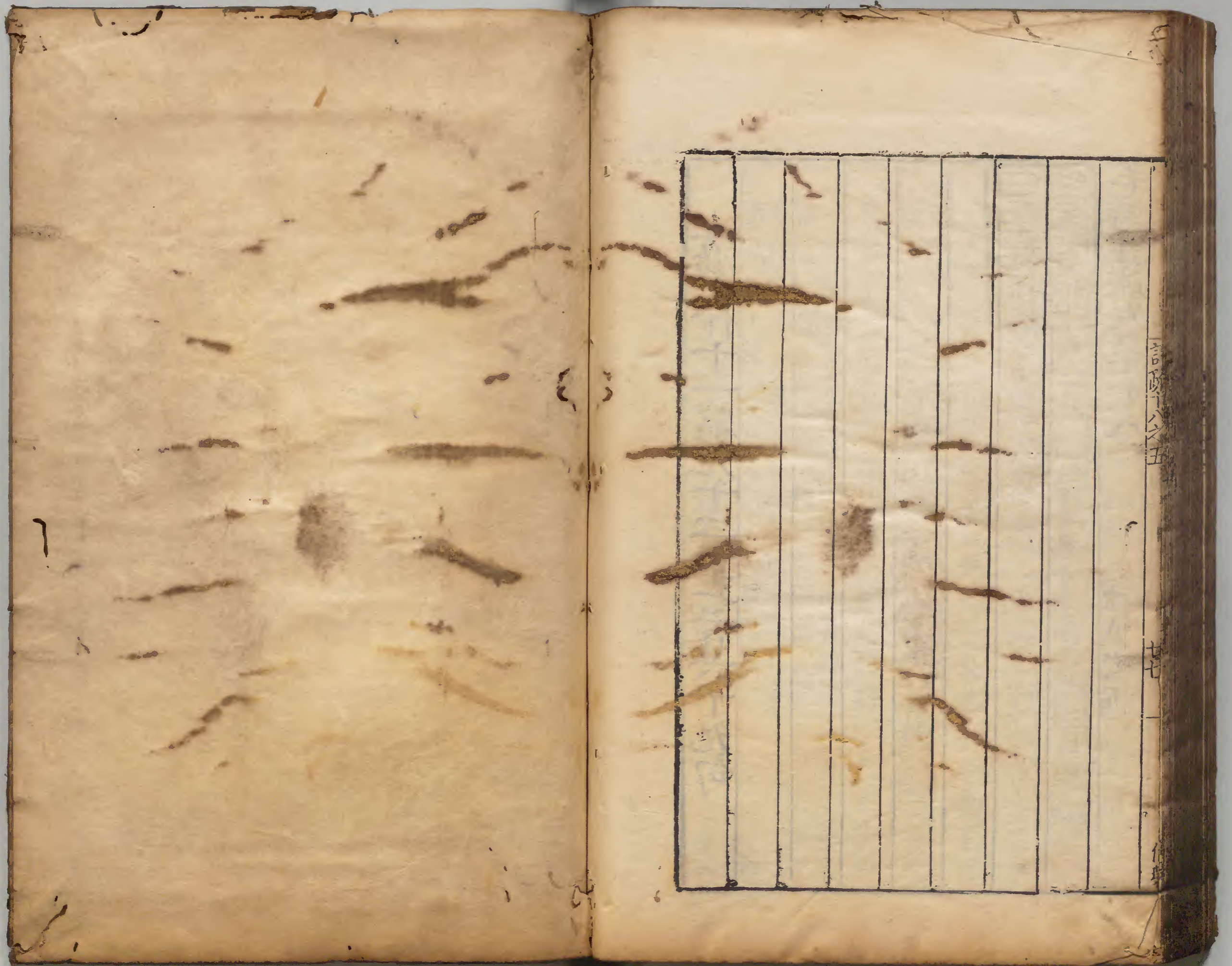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五



言部八之五

廿七

信

